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丁集姓氏目錄

卷一

萬方煦

張之洞

黃體芳

趙國華

莊士敏

王韜

曹肅荀

何邦彥

楊金監

陸慶頤

施彥士

葉裕仁

蔣山

卷二

薛福成

薛福保

卷三

柳以蕃

孫希朱

王應宇

蔣彤

謝應芝

周騰虎

方德驥

吳昆田

卷四

高延第

楊德亨

何曰愈

卷五

蔣敦復

金文榜

宗源翰

華衡芳

卷六

施補華

劉汝璆

黎庶昌

閻正衡

秦寶瓊

卷七

柳應輝

莊慶椿

仲元熙

陸日愛

馮澂

諸福坤

鄭恭燮

鄭恭和

李齡壽

凌泗

卷八

王炳燧

張裕釗

張文虎

卷九

吳汝綸

卷十

李楨

施文銓

李慈銘

馬建忠

閔萃祥

卷十一

孫詒讓

姚誼

譚嗣同

卷十二

唐才常

卷十三

楊峴 范當世 施浴升 熊其英 黃遵憲 劉可毅

卷十四

王闓運

卷十五

王先謙

卷十六

嚴復

卷十七

章絳

卷十八

林紓

卷十九

秦琪 陳玉樹 顧雲臣 馮升 繆荃孫

卷二十

樊增祥 簡朝亮 廖平 康有為 梁啟超

姓氏目錄

丁集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一

萬方煦

字未詳浙江山陰人

孟晉齋文鈔序

張之洞

字杏濤一字子達直隸南皮人同治二年進士
官至大學士謚文襄著有廣雅碎金抱水堂集

另議預定大統疏

非弭兵

黃體芳

字淑蘭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進士官至通政使

請分別裁定陋規以肅吏治疏

趙國華

字省彬直隸豐潤人同治二年進士官至山東候補道

丁文誠公墓誌銘

莊士敏

字仲規江蘇武進人官福建同知署貴州縣知縣有王餘文鈔

福建行省重建城河碑記

王

韜字榮詮江蘇長洲人著有從國文集

任將相說

國朝文匯

卷一

目錄

一

丁集

十一

十

八

六

四

二

一

日本雜事詩序

十二

跋岡鹿門送西吉甫遊俄文後

十三

曹肅荀

字倫規河內洛陽人
貢生有悔過齋文鈔

覆趙晉齋書

十五

答賈布政問積主書

十六

何邦彥

字司直江西永豐人
有寄過草堂文集

兵計

十七

楊金監

原名鑑字用民江蘇武進人
候選訓導有過園文鈔

武陽團練論

二十一

陸慶頤

字鞠仁江蘇武進人
著有性情齋文集

勸惜穀說

二十三

施彥士

字本詳江蘇崇明人舉人候選
知縣著有求己堂文集

溝洫議上

二十四

溝洫議下

二十四

葉裕仁

字復三江蘇鎮洋人舉人
原方正著有歸齋詩文集

送錢調甫之任贛榆教諭序

二十六

巴江廖侯還蜀序

二十六

書皇朝經世文編學術門後

二十七

蔣

山

字靜軒四川儀徵人同治二年進士
官安徽太平縣知縣有鐵峰居遺稿

象恭滔天說

二十八

國朝文匯丁集卷一

孟晉齋文鈔序

萬方煦

余以國朝二百年古文無健者嘗謂顧君曰子懷老矣猶能捐唐躡漢其庶張一代之手而曰古不朽三德功尚矣言抑末也文人非吾志也咸豐十年海氛內突大駕北巡勤王師罕至闕下者君時時發憤明年和約成其年秋

鼎湖龍升兩太后承冲主在外權臣跋扈君益悲憤愴恨不知所為因傳周列士以見志余嘗序其書然以示他人則往往不省也君顧謂余曰如何君乃謂余傳耶無何關中回轍君寓鄆保民殺賊殲厥渠已聞其病於勞以為憂既而過西安出示所為幽憂論者曰子病替多所作不復記此其度耳因復論天下事強自振厲顧其精神頹然衰矣不數月遂卒疾革之前一昔招余榻間屢書所著曰死矣嗟乎萬子文余而又止此天也指屢書者曰以付子余嗚咽不能語則又曰得子吾死無憾他日為題其墓曰有清文人顧君之墓足矣問之不復言悲夫志繫於匡世而一編焉託豈端所料哉其死之明年乃卒業焉投而帙之而著其概于篇是歲同治四年也

另議預定大統疏

張之洞

欽奉 兩宮皇太后懿旨。以吏部主事吳可譜道有密摺。請預定大統之歸。前降

旨時。即是此意。命諸臣妥議具奏。竊謂為 穆宗毅皇帝立嗣。繼嗣即是繼統。此

出於 兩宮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即為我 皇上之所深願。乃萬

古不用之義。將來必踐之言。臣敬吳可譜之至忠至烈。然謂其於不必慮者而過慮。

於所當慮者而本及慮也。恭查為 穆宗繼嗣之語。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光緒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閏三月十七日。三奉 懿旨。炳如日星。從來人君

子孫。凡言繼嗣者。即指繼承大統而言。天子諸侯。並同一理。蓋人君以國為體。諸侯

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苟不承統。何以嗣為。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漢魏以

至。本朝之世爵世職。但云以某為嗣。即是結封襲蔭。故繼統毫無分別。徧稽羣經。

諸史。從無異說。其分繼統繼嗣為兩事者。乃前明張璉桂萼之怪妄評說。 高宗

純皇帝欽定儀禮義疏。早已辭而闕之矣。今 懿旨申命。至於再三。金匱寶錄。何

待他求。設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則廷臣中凡讀書識字者。皆得執簡而爭。所謂不

必慮者一也。前代人君授受之際。事變叢多。然就該主事所舉二事論之。宋太宗背

太祖而害其姪魏王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廢其姪太子見深。非景帝

子也。若皇上以皇子嗣

穆宗名曰

先朝之繼體實則今日之麟振有何

嫌疑有何吝惜以皇上仁孝之聖質受

兩宮皇太后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

付之神器不忍負

皇太后必不忍負

穆宗且夫道

慈命孝也篤

天顯友也使皇子廣孝思於不墮慈也躬膺寶祚而使大統名分歸之於先帝

讓也無損於寶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為之况聖王乎所謂不必慮者二也該

主事所慮趙普黃垓之輩誠難保其必無然忠佞不齊數年前曾有請頒鐵券之廣

安矣大小臣工豈遂絕無激發明世宗柰大統而昵私親者以興獻王已沒故得藉

口親恩恣為越禮羣臣不能抗也假使興獻王在必尚能以禮自處少加裁制今醇

親王天性最厚思直恪恭該主事既知其賢萬一果如所慮他日有人妄進異言醇

親王受累朝之厚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謂不必慮者三也然而竟如該主

事所請明降懿旨將來大統仍歸穆宗之嗣子意則無以易矣詞則未盡

善也緣前奉懿旨謂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為嗣今若參以該主事之說

是一生而已定為後之義即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合併為一將類建儲我朝

列聖以立儲為大戒高宗九降諭旨萬分剴切今若建之有違家法所謂未及

慮者一也前代儲最謹攝奪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紹統之高名重以承繼之形迹較

之尋常主器。尤易生嫌。所謂未及慮者二也。然此尚非其弊之最甚者也。天位

授受簡在。帝心所以慎重付託為宗社計也。帝克多男。非止一索。聖意所

屬知在何人。此時早定。豈不太驟。所謂未及慮者三也。今者承命集議。伏讀此

次。懿旨即是此意四字。言簡意賅。至堅至確。天下萬世。誰敢不遵。無可移易者。

獨是。聖意宜遵。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約有二說。淺之為。穆宗計者。則但

如諸臣之議。並請一渾涵。懿旨略謂屢次。懿旨俱已賅括。皇上孝友性

成。必能處置盡善。似乎無所妨矣。然而生即承繼。即是此意一語。字字當遵。託諸文

辭。則可避建儲之名。見諸實事。則儼成一建儲之局。他日誕皇子。命承繼。廷臣中

為公為私不可知。皆必將援祖訓以爭之。則承繼之事中止。此日以恐類建儲

而承統之說不能定。異日又以恐類建儲而承繼之。旨不能宣。是令皇上轉多

難處矣。然則深之為。穆宗計而即為宗社計。惟有因承統者以為承嗣一

法。皇子衆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繼。將來繼承大統者。即承繼。穆宗為嗣。此則

本乎聖意。合乎家法。而皇上處此。亦不至於廢難。伏請兩宮聖裁。即以

此意明降懿旨。皇上親政之初。循覽慈訓。感惻天懷。自必仰體

聖意。再頒諭旨。祇告郊廟。宣示萬方。則固已昭於天壤。堅於金石矣。如此

約有五利守

專訓一也待

宸斷

二也無嫌疑

三也無史變

四也精擇賢

至於精擇賢則其利宏矣在

兩宮慈愛之念惟期於繼嗣繼統久遠遵行豈必

亟亟馬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卽

穆宗在天之靈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

祚又豈必斤斤馬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此固為我

國家億萬年之至計即使

專為

穆宗嗣子策之似亦無善於此者矣或謂禮制精深動關名義由此以承

統為承嗣之說安保日後無泥古聚訟者則臣請得條舉其說而豫辨之一曰禮為

人後者為之子三代人君繼先君之統者即為先君之後雖無父子之名而用父子

之禮 皇上承

穆宗之統矣何以又別立後不知父子之說漢唐來久已不行

且 皇上承繼

文宗顯皇帝為子已有明文

文宗有子則

穆宗無子

矣豈有

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

先帝而不為立後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曰

禮嫡子不得後大宗不知此為臣庶言之非為

天家言之也古來擇取親屬入承

大統則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嗣君為先君立嗣則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

蓋嗣君與先君當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統者既承

累朝

之大宗則本支應自為權別之宗並不得以小宗論於禮於法當立別嗣者也嗣君

既為大宗則雖以子為先君後於禮於法不能別立嗣者也然則就今日事勢論之

將來皇子雖為 穆宗之嗣子。仍無妨為 皇上之嫡子。尊尊亦親親也。 皇朝

律今對承繼之文。則曰本生父母。他日稱謂區別。 聖心自有權衡。 兩宮以聖

而行權。 皇上以聖而制禮。一舉而忠孝慈友之人倫備焉。尊尊親親之禮意賅焉。

義協而禮起。何為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曰春秋傳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姪。輒

轉授受。每難貼然。不知從父從子。乃生罅隙。若 皇上承統。 先朝但存名義。豈

判親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羣經之精言。而實不切於今日之情事。設有迂儒引

之以撓夫固是。佞夫藉之以文其莠言。 大智聰明。豈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

惠陵永闕。 帝 后同歸。既無委棄遺腹之男。復鮮慰情勝無之女。傷心千古。

夫復何言。承嗣承統之說。不過於禮制典冊之中。存此數字空文。俾 穆宗在天

之靈爽。雖遠而不遠。幾忘而不忘。庶可稍慰。 兩宮驚聞之。慙且伸。 皇上友于

之愛。夫吳可讀區區一貶謫小臣耳。尚且昌言以發其端。致命以期其詳。何況子道

弟道兼盡之。 聖王哉。昔漢景帝欲悅竇太后之意。至有千秋萬歲後傳梁王之語。

梁王非有應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後。乃閔太祖子孫零落。而以太祖七世

孫孝宗為嗣。孝宗非有承統之約者也。 皇上聖明。遠在二君之上。竊謂今日者。惟

在有成。 毓慶宮侍學諸臣。盡心輔導。培養 天性。開陳至道。 皇上孝弟之心。油

丁集

然而自生尊尊親親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賢去佞內修外攘則所以仰體 兩宮

上慰 穆宗者固不僅在繼嗣承統一端而已也即以此一端而論其天心正本

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維 皇太后與 皇上名分已定恩誼日篤 皇太

后視 皇上所生皇子無論承繼 穆宗與否同為已孫 皇上視所生皇子無

論承嗣 穆宗與否同為已子君臣一德共濟艱難此 宗社之福而臣民之

頌也臣恭繹 懿旨中即是此意文議具奏二語文義是者是其將來大統宜歸

嗣子之意議者議夫繼嗣繼統並行不悖之方臣工應命陳言豈敢以依違兩可之

游詞貽 廟堂他日之善處是以謹竭愚悃專摺具陳無任悚惕屏營之至

非弭兵

兵之於國家猶氣之於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氣故內經以肝為將軍之官人未有無

氣而能生者國未有無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計之士觀時勢之日棘慨戰守之無具

於是創議入西國弭兵會以冀保東方太平之局此尤無聊而名侮者也向戌弭兵

子罕責其以誣道蔽諸侯况今之環球諸強國誰能誣之誰能蔽之奧國之立強兵

會有年矣始則俄攻土耳其未幾而德攻阿洲未幾而英攻埃及未幾而英攻西藏

未幾而法攻馬達加斯加未幾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幾而土耳其攻希臘未聞奧會

中有起而為魯連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膠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順矣。廿年以來。但聞此國增兵。船彼國善新餉。爭雄爭長。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國懼我。強國親我。一動與歐則歐勝。與亞則亞勝。如是則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權在我也。我無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為萬國笑乎。誦孝經以散黃巾。黃巾不聽。舉騎虞幡以解關。關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練兵。海有戰艦五十艘。陸有精兵三十萬。兵日雄。船日多。敵臺日固。軍械日富。鐵路日通。則各國相視而不肯先動。有敢約者。必出於戰。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則東洋助順。西洋居間。而東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若弭兵之議一倡。則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會之成。更不復有憂危圖治之心。枕戈待敵之事。各省軍東數軍。裁者不復存者不練。器械朽敗。臺壘空虛。文酣武嬉。更貪民困。忠諫不入。賢才不求。言官結舌。人才消泯。諸國見我之昏愚如此。無志如此。於是一舉而分裂之。是適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不噬人。不亦徒勞矣乎。又有篤信公法之說者。謂公法為可恃。其愚亦與此同。夫權力相侔。則有公法。強弱不侔。法於何有。古來列國相持之世。其說曰。力鈞角刃。勇鈞角智。未聞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國之交際。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即如進口稅。主人為政。中國不然也。寓商受本國約束。

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內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於萬國公會。要職與我講公法哉。知弭兵之為笑柄。悟公法之為銜。是。舍求諸己。而何以哉。

請分別裁定陋規以肅吏治疏

黃體芳

奏為外省陋規有害吏治請分別裁定以清治源而收實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

近來屢因言官條奏 諭令督撫將各項陋規革除仰見 聖主澄敘官方之

至意竊惟外省陋規原非一致惟取之屬員者最為吏治之害各省名目不一或名

節壽到任禮或名季規或名薪水或名幫項早年督撫頗有收受節壽等規者今日

督撫尚少此輩藩司或有或無各省不同至臬司以至道府無不仰給於此近年惡

習卑詭州縣則多送見好貪橫大吏則額外誅求善地由少而多瘠區由無而有屬

吏受黜者即以此挾制上司以致道府表率徒有其名控案不能提劣員不能擢况

藩司專司升調補署之權臬司為刑名生死所繫一受其餽遺則奏撤必至矚拘招

解不便詭駁吏事民命尚堪問哉各省所同正不獨河南為然也然歷來言官彈奏

者多矣庸員訐告者有矣從未聞督撫以此勅去一人者如果絕無其事則言者豈

概虛誣如果有而不察則疆臣又豈盡皆解體祇以軍興以來廉俸減成加以攤捐

坐扣多者得半少者僅一二成辦公實有不敷夫伯夷原恩古今有幾故大吏亦祇

聽其自然沿襲敝俗半明半暗不公不私登奏贖則力辯而僚屬相對則昌言不諱

也居局外則詆斥陋規而及其身為外吏則收受亦猶前人也 有本心者嫌於究非

義取合而后從時。強有力者恃其稍異職私求多而無忌。今者如蒙 聖諭諸高果能從此認真查察。一律革除。自屬極美。盛舉特恐大吏處此動多窒礙。仍不免視為具文。陽奉陰違。藉屬員不便之詞。為自己濫收之地。雖日勞申徵。而屬禁虛費。非朝廷實事求是之愈也。臣愚以為 聖明之世。宜令大小官吏。光明不欺。既不取覲顏曖昧之財。亦不受辦公竭蹶之累。貪暴者無從多取。潔清者有以自存。但陋規之中。頗有區別。院司之患。在乎上官加增。道府之患。在乎屬員挾制。若督撫廉俸本厚。藩司皆有平餘。用度綽然。此斷不可稍取於下者也。臬司道府。此宜量為變通。明定限制者也。伏查前湖北巡撫胡林翼奏定折漕裁汰浮費。為種道州縣明定贏餘。從此漕弊一清。官民兩利。 文宗顯皇帝手詔批答。謂其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曾國藩督兩江。沈葆楨撫江西時。核定錢漕。將通省陋規。裁定立案。近來安徽亦將各衙門陋規。裁定解司轉發。通融勻分。名曰津貼。間散銘撫山東時。力裁攤捐。寬留坐支。州縣虧空遂少。此諸臣皆近日所稱公忠體 國。通達治體者也。而所辦大率如此。何哉。寓裁撤於體恤之中。公事公言。各有定分。是即所以教廉也。事求其禁。今易行。去期於中人能守。而不以矯情無實之語。欺飾 朝廷。是即所以教忠也。既有舊轍可循。成效可考。擬請 飭下各省督撫。悉心核議。咨取江西福建安徽章程。體

察本省情形酌量采擇。仿照辦理。將向來節壽等陋規名目。永遠裁革。除督撫藩司無論舊日有無概行禁絕外。為臬司道府酌定公費。其數以二三十年前舊規為準。過多者量加核減。取足辦公而止。尤不得以近來加增者為憑。今州縣用印文徑解各該衙門奏明立案。敢於定章外多受一錢者。以贓論。督撫治以隱匿之罪。至於攤捐各項。未必盡歸公用。多入藩署私囊。前已有旨飭令裁減。並請嚴飭痛加刪汰。今將裁減幾何。勒限覆奏立案。以後許減而不許增。庶幾廉者有養。貪者有制。下知敬憚。上峻風裁。夫國本在民。民命在州縣。必使州縣不重累。而督察州縣者各舉其職。則州縣治矣。方今民生日困。吏治日偷。若不為分別裁定。誠恐道府以下之忍恥收受者自若。而兩司以上之挾勢加增者。將無底止。儻蒙嚴旨飭議。法在必行。正名核實。一洗百年之積弊。則吏治蒸蒸不難也。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

丁文誠公墓誌銘

趙國華

同治七年春。捻匪張總愚擁逆數萬。自晉而豫。漸犯畿疆。北蹂定州。款及保定。勢且燎原。去。禁營僅二百里。朝廷震動。至遣宿衛之旅出。國門備極富是時。有越境聞警。炳燭會軍。傍號所部騎武。兼郵入援。一日夜數百里。猝出賊前。轉戰雄任祁高肅之交。復饒陽城。惶惚之際。其他將帥。多得詰讓。而一軍北上。首先奮勇。勇往迅速。保衛近畿之喪。不絕於驛。詔凡七下。聲赫中外。則山東巡撫丁公也。八年秋。有樓船銜尾。自潞津來。沂運河南下。旗幟殊異。侶僱都甚。力人健師。歌兒浮屠。說處其間。擊觀駭聞。嘶呼佚揚。所經為之下。無敢發者。蓋安得海以太監稱有密遣。而山東巡撫執而鞠之。謂大臣未聞有命。汝曹私出。制令所無。必詐無疑。奏言置於法。亦丁公也。公諱寶積。字穉珊。普州平遠州人。曾祖考公俊。生員。祖考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考世榮。鎮遠府訓導。祀鄉賢。以公。封皆光祿大夫。曾祖妣李。祖妣黃。妣譚。皆一品夫人。鄉賢四子。公第三。魏夫人出。少能文。有操畧。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母喪里居。導義楊龍喜造亂。曼平遠。公起毀家募鄉兵。衆始難之。公曰。賊至。家豈吾有耶。募壯士。出奇計。戰漸及遠。龍喜平。當事奏留公黔軍。給其儲。朝廷嘉公。行間除編修。異數也。公之能軍自此始。既簡湖南岳州府知府。遣

國朝文匯 卷一

八

國學扶輪社印

所練待餽金十餘萬。善者以為憂。公取五百其而謂之曰。遭時變亂。而累父老子弟。協力捍閭里。恍惚十年。死者已矣。子與諸君幸無恙。今被命將行。虛饋不給。其何以為情。視諸君徒手歸。則皆泣下曰。公破家急難。吾輩亦以義起。必有求乎。公行矣。公亦泣下。即日而別。蓋供億之少。解旋之易。軍興以來。未嘗有也。抵岳州。粵賊石達開方寇楚。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渚南岸州縣盡陷。賊岳不守者四。公至以死誓。方畧堅密。民悉返城。以完。越歲為同治元年。調長沙。嘗值客軍數千。將不在。鼓噪來。公請於大府。貸發三萬金。斬其倡五人。頃刻而定。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躡巡撫。始至東。用兵者六年。善恤將士。能推有功。賊往來剽掠。公乃卷甲窮驅。人樂為之急。又銳於乘勢。不主畫疆自守。而與跨壤諸連帥。和衷戮力。其後諸軍會聚。先後賊羣賊任柱。賴文洸。張懋恩。逆酋悉平。皆於山東。中原肅清。暇嘗東登蓬萊。歎息而返。於是盡整吏事。殫僚屬。務持大體。不為刻鵠。而器量恢豁。廉剛有威。苟遇賸冗之夫。猥緩之政。則必痛摘深剔。事之所繫。在國與民。則必行其志而後已。黃河入東。其始決。侯家林及賈莊也。東南幾為澤國。羣工集議。莫敢當。公慨焉自請。植立沙于水雪中。費不半原估。卒以集事。撫東且十年。吏治稱於天下。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公在東久。故視蜀中百務皆融。隨新然設施。人不能堪。謗至京師。朝廷知公深不為動。

公得畢其力。無鉅細必舉。復都江故隄。還民田數十萬畝。裁減夫馬。民困大蘇。川鹽
久歇。利官悉。國家歲失成利百餘萬。公創滇邊黔邊官運法。悉收復之。計自通籍
至棄圻。初治軍旅。繼任封疆。迭以殊勞。賞孔雀翎一品冠帶。太子少保。紫禁
城騎馬。恩大寵濃。功偉績張。而未嘗以一好自娛。一息弛學問。凡有興革。不避怨
嫌。奏議咨體。動數百千言。不手假於人。其矜然不欺。其毅然不撓。其知有國而不知
有身。其天性然也。督川亦十年。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
遺表。聞。九重悼惜。贈太子太保。予謚文誠。賜祭葬。祀賢良祠。併建祠山
東行省。朝廷亦知公於山東朱邑之桐鄉也者。初公夫人卒。黔亂不獲歸。請於
朝。葬山東歷城縣華山之陽。至是。詔仍葬公於東。喪之歸。郊野祭吊相屬。奔者望
者悲者歎者。則有述轍事者曰。公始至東。忠親王方處淄川賊。王嚮見督撫兩司不
設坐。公至門。謂同役。問家事。坐則見。不然。勿通。左右大驚。王聞之。遽加禮焉。聞者
稱公並賢王也。其實微公無以成王之賢也。然以余觀公生平處大事。無所趨避。多
矣。此又足道哉。娶。謀夫人。男子五。體常山西河東道。體勤直隸永平府通判。體仁。候
選知縣。體成。光緒九年進士。刑部陝西司主事。俱嫡出。勤仁。成先卒。體晉。恩賞郎
中。女子五。適黃桂芬。適陳洵慶。俱嫡出。適吳以業。木字者二。孫道臣。道源。道津。道敏。

俱體勤出以公故。旨均侯及歲引見公薨之次年。體常等將以九月二十五日葬公於前阡。而以銘幽之文不可缺也。乞敬銘為之。嗚呼。余忝知公。公之德不以人言充教者也。雖不文。又馬麟銘曰。

萬物自柳之浮萍。降者自松之茯苓。巨人自人之列星。噫嘻。文誠惟公之生。其氣英英。惟公之歿。遺疏在闕。其光烈烈。川亦匪遙。山亦匪高。惟公之靈。驅瀾巨賈。執黔之西。就魯之北。其精在天。是安其魄。

福建行省重濬城河碑記

莊士敏

溝洫之利由來尚矣。八閩都會形勝冠乎列州。自晉嚴高築城濬河。因其地勢。西南隅引潮。東北隅納諸山之水。以備守禦。以制災沴。越今垂二千載。代有濬治。歷年既久。輒更湮塞。前志所紀。如唐韓翊。宋曹穎叔。程師孟。趙忠定。及明之謝黃。江鐸。熊尚文。陳邦瞻。諸賢。咸可稱述。而蔡忠惠之行水。先廣疏渠浦。以暢城河之源委。遂使襟帶環抱。萌庶嗷然。舟船驩呼。鱗次櫛比。譬諸一人之身。脈絡貫通。營衛大適。此邦之所以殷阜繁昌者。豈不由此也歟。洪維我朝。子愛黎元。大吏奉官。德意惟恐不及。粵在康熙之歲。濬城隍。以及內河。行省利賴者百餘載。咸豐初元。暨同治之四年。皆濬而後塞。四關之內。同於行潦。閭閻塗澤。民大不便。余來福州。循覽四顧。良用慨息。拙於庫藏。低徊久之。維城濬承西河委波。以分布於四門。西河之納不宏。慮潮汐驟漲。時或泛溢。人力所致。而先西河以暨城濬。而後郡治畚揭。可次第舉也。迺檢程經用。仍其通而疏其壅。請於制府。以道員沈君膺揚領其事。而遴幹吏為之佐。肇始洪山橋。東南流環大鳳山。迄於西水門。凡二千二十五丈。更治西水門外濬。迄於南郭。通新港之江流。其在城以內者。起西水門之觀音橋。稍折而南。經東至古仙橋。合水部門之水。北逾灣橋。匯流達西水門。而東北隅之水。入湯水門。西越楊橋。至雙套橋。

雁觀音橋之支流。出北水門。又楊橋之別流。北注於達明河。迴繞紫拂。射鍾靈異。長至今辰。筮吉舉鍾。築防截流。俄頃告涸。千夫雲集。受署惟謹。若迺衢巷。偪仄。擔土無措。則先淪南岸。決隄納艇。運致郊原。用肥畝。旋又下過。更理北岸。高下通理。塗無怨咨。役不逾時。十旬而畢。為費通七千三百緡。有奇。取諸海市。罰鍰。不糜正帑。自今以還。茹溪納湖。無溢無竭。都市萬戶。抱甕飲甘。往視西郊。商舶輻輳。謳談疆畔。惟溢行旅。余與沈君秉制府之成算。賴邦人之踴躍。委任僚佐。用底於成。司燧加謹於方。守吏驚積於隍。勳未敢遠希忠惠。或庶幾髣髴萬一焉。若夫通塞靡常。前事可鑒。因時宣洩。益擴美利。以俟後之君子。董斯役者。某官某某。應附書。

任將相說

王 翰

世人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所謂注意者。能真知而灼見之也。既知之。則必用之。既用之。則必任之。嗚呼。自古無委任不專。而能大有為者也。將相者。國家之所當專任者也。相輔天子。為天下得人。進賢退不肖。以收彙策摩力之效。古有為相數月。而舉其鄉里親故百餘人者。人以為病。則曰。彼皆我所知者也。舉其所知。即由布衣而擢之上位。天下不以為駭。曰。惟其才而已。亦不以為私。曰。惟其公而已。黜陟用舍。一月而至百餘人。天下不以為專。曰。惟其當而已。誠如是也。人才皆思自奮。而相臣皆得以網羅之。曰。如是不患植黨乎。曰。否。帝心簡在之相臣。必其能公忠體國者也。浸假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復疑之。束縛馳驟。拘牽遏抑。安用是相臣為哉。今者雖曰破格用人。廣開賢路。而所用者。未皆得人也。所舉者。亦未必皆賢。其間獲益薦牘者。或由買聲求知。或以夤緣奔馳。非挾策以鑽當事。必不能得。而所謂真賢真才。固猶伏處乎山林未出也。是賢路未必廣也。今者雖曰詔求真言。固拘忌諱。顧科道所言。亦不過奉行故事。諍一而舉百。否一而可百。迂遠而不切於事情。瑣細而無當乎急務。不能隨例變通。與時消息。足以振解而起衰。則求其真言。無隱者難矣。是言路之未必開也。能羅致而激揚之者。是在相臣而已。今者朝廷出一言。更一

例。動格於部議不行。相臣之權在六部。六部之權在軍機。固守成憲。而相臣拱手以聽之而已。安所見設施乎。此與無相同。古者師出不受君命。閭外制自將軍。非重其威。正欲其速於建功耳。凡在軍之募勇善餉。調兵練衆。遲速多寡。悉主自一人。文自道府州縣以下。武自提鎮參游以下。咸歸其節制。賞罰生殺。惟其所與。不必別遣參贊幫辦大員。以分其權。俾其稍有掣肘。權既重則責亦非輕。凡其所統之地。必不至於盡強自域。而以鞭長莫及為辭。夫是以為將者。得以責之於偏裨。偏裨得以責之於兵旅。無不各盡其力。而致其死命。刑足以威其志。惠足以結其心。上下交固。指臂相用。號令一出。投於風雷。戰陣既臨。可摧山岳。蓋此時兵知有將而不知有身。而後賊無難辨矣。今之所謂大將者。驕倨貴重。與士卒素不相習。節餉所駐。距賊甚遠。諉曰是在居中駕馭。扼要防禦也。幸而所遣有功。偏師獲勝。則自以為調署有方。歸功於己。設不幸而賊氛日逼。則姑棄之而走。曰將圖退保也。嗚呼。惟能戰然後能守。戰且不能。何能守乎。平時厚其供給。養尊處優。毫不知士卒之甘苦痛癢。而所謂左右親兵者。無非為其敗北翼護之用。在營之時。賤錦繡而糜梁肉。置器然以陵於衆。至於拔尤舉功。則以此輩為先衝鋒陷堅之士。其誰不解體。如是安能望兵之肯盡力用命哉。此與無將同。誠能朝有良相。營有良將。以圖治於內。而奮威於外。安見天下

事之不足有為也。彼賊之縱橫跋扈。特一時之艱難已耳。究非天下安危所繫也。天下之安危在乎人才而已。將相者。人才之總領也。嗚呼。國有良將相。於乎賊何有哉。

日本雜事詩序

海外諸邦。與我國通問最早者。莫如日本。秦漢間。方士恒謂海上有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徐福竟得先至其境。宜乎後來接踵往者。屢矣。然卒不一聞也。隋唐之際。彼國人士。往來中土者。率學成執轡而後去。奇編異帙。不惜重價購求。我之所無。往往為彼之所有。明代通商以來。往者皆賈人。子碩望名流。從未一至。彼中書籍。談我國之土風俗尚物產民情。山川之詭異。政事之沿革。有如燭照犀然。而我中國文士所撰述。上至正史。下至稗官。往往語焉而不詳。故與承訛。未衷諸實。竊歎好事者之難其人也。咸豐年間。日本定與美利堅國通商。泰西諸邦。先後廢至。不數年而日人崇尚西學。倣效西法。不然。一變其積習。我中朝素為同文之國。且相距非遙。商賈之操貿。遠術前往者。實繁有徒。術商睦隣。宜簡重臣。用以熟識外情。宣揚國威。於是何子峨侍講。張魯生太守。實膺是任。而黃君公度。參贊帷幄焉。公度嶺南名下士也。今豐順丁公尤器重之。亟欲延致幕府。而君時公車北上。以此相左。既副皇華之選。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執轡求見者。戶外屨滿。而君為之提唱風雅。

於所呈詩文。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每一篇出。羣奉為金科玉律。此日本開國以來所未有也。日本文教之開。已千有餘年。而文章學問之盛。於今為烈。又得公度以振興之。此千載一時也。雖若此。特公度之餘事耳。方今外交日廣。時變日亟。幾於玉帛兵戎。介乎兩境。使臣持節萬里之外。使宜行裏。宜乎高下從心。而剛則失隣。散柔則衰。國體所謂折衝於樽俎之間。戰勝於壇坫之上者。豈易言哉。今公度出其嘉猷。碩畫。以佐兩星使於遺大投艱之際。而有雍容揖讓之休。其風度端凝。洵乎不可及也。又以政事之暇。問俗采風。著日本雜事詩二卷。都一百五十四首。敘述風土。紀載方言。錯綜事蹟。感慨古今。或一詩但紀一事。或數事合為一詩。皆足以資考證。大抵意主紀事。不在修詞。其間寓勸懲。明美刺。且存微旨。而採據浩博。搜輯詳明。方諸古人。實未多讓。如阮閱之知彬州。曾極之宦金陵。許尚之居華亭。信孺之官南海。皆以一方事實。託諸詠吟。韻體例雖同。而意趣則異。此則揚子雲之所未詳。周孝侯之所未紀。奇搜山海以外。事繫秦漢。而還仙島神洲。多編日記。殊方異俗。咸入風謠。舉凡勝蹟之顯湮。人事之變易。物類之美惡。歲時之送迎。亦並纖悉靡遺焉。洵足為鉅觀矣。余去歲閏三月。以養痾餘閒。旅居江戶。遂得識君於節署。嗣後聯詩別墅。畫壁旗亭。停車探忍岡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遊屐追陪。殆無虛日。君與余相交雖新。而相

知有素。三日不見。則折簡來招。每酒酣耳熱。談天下事。長沙太息。無此精詳。同甫激昂。蓬茲沈痛。洵當今不易才也。余每參一議。君亦為首肯。逮余將行。出示此書。讀未終篇。擊節者再。此必傳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斯世得以先覩為快。因請於公度。即以余處活字板排印。公度許之。遂攜以歸。旅聞是書。已刻於京師譯館。洵乎有用之書。為眾目所共覩也。排印既竟。即書其端。若作弁言。則我豈敢。

跋岡鹿門送西吉甫游俄文後

余游東瀛。藉養宿痾。僑居江戶。道暑消憂。所交多名人勝流。如成齋誠卿官一等編修。為史官長。職居禁近。望重詞壇。鹿門省軒前。皆有位於朝。近則隱居不仕。泉石優游。叔謀櫻泉。年少而才美。時舉翕然。每見輒以文字相質證。杯酒從容。止談風月。此數君子者。文章節行。照耀東國。而猶不自滿。皆願納交恐後。而得一言以為榮。臨行鹿門。出文五十篇。屬余刪定。將寄諸梓。願東歸後。或于役道途。或偃息牀第。絕無暇晷。藥鑪經卷。長夜無聊。第預側理。不復思御。近始出諸行篋而觀之。則中多憂國經世之言。誠世之有心人。也。其友西吉甫游於俄。鹿門作文以送之。其言薩摩西吉甫將游俄國。余與諸友設祖宴。且與論宇內形勢。曰。方今俄與英法普奧爭雄歐土。猶戰國七雄。以合從連衡為事也。俄國於極北據形勝之地。窺各國之釁。猶秦阻殽函。

以臨六國也。英法普奧富國修政練兵養銳而環視俄遠。巡不敢犯之者。猶趙楚稱
雄六國。而不西向窺秦也。英法講交四方。通互市。要盟約者。六國之合從也。俄之開
疆土。張國威。坐令鄰近折服者。則秦之所連衡也。而秦之所以能併六國者。則在取
巴蜀而據其資也。巴蜀未併。則國力不張。秦未可東兵也。今俄之營資。亞細亞東北
亦始秦之取巴蜀而據其資者矣。俄往年攻土。且其幾為英法所扼。無功而止。於是
其意謂與其爭歐。不如爭亞。蓋爭歐難而爭亞易。俄既東向。併亞細亞諸國。而後討
背極。吮以薄英法。則其志可逞也。其經略亞細亞東北。遣使諭日本。北疆略堪察加
佐甲廉。其成算可知也。近聞自佐甲廉至。彼得堡七千里間。通車馬道。又以美洲所
轄之地。蕩於合眾。而所得數百萬金。充開拓東北之費。乘此勢。駸駸以南。則安知異
日不以東北全力薄英法。濟其所大欲。如秦統一六國乎。日本國於東海。為東洋之
門戶。然北為俄所凌轢。西為英法所恫喝。此猶韓魏西北逼秦越。東南介於齊楚。天
下有事。一敗一勝。無得失於秦。而韓魏常受其弊。日之多事。將至此。姑言未終。言甫
太息曰。此余之所以有此游也。嗚呼。余常好論宇內形勢。竊慨世風日下。士之識力
不足。與談方今之計。今言甫所志甚壯。所任甚大。是行在得彼國之情。不可無一言
以壯其行。因即書所言。以贈別。鹿門此文。於日俄形勢。瞭如指掌。真鹿門之志。常欲

中日相睦。聯英以拒俄。夫就亞洲地勢以觀中之與日。固所謂唇齒相聯。而輔車相依者也。鹿門佳時酒酣耳熱。輒縱談天下大計。洒洒成議。幾欲擊碎唾壺。而蒿目時艱。愴懷近事。每憤其志之不得伸。嗚呼。欲維持亞洲之大局者。其盍於中日親和加之意哉。

覆述音齋書

曹肅甫

閣下手書。承教良多。論學談心。出自躬行心得之口。倍令神悚。而其間有鄙意所未喻者。不得不反覆叩之。以發閣下之洪鐘也。物則民彝。生人皆有。聖賢非有餘。庸愚非不足。所賦於天者同也。而上達下達。卒判天淵者。師道不立。民不興行。君子少而小人多也。古今學術之患。不在真小人。而在偽君子。真小人不惜聲名。不顧廉恥。所求者富貴利達。人皆知之。若偽君子。則欺世盜名。文過飾非。方且借孔孟之言。為藏身之固。間襲取其近似者。以博廉讓之名。孔子所謂色取行違。邦家必聞者。正謂此耳。夫偽學之弊。今古同之。陽明之致良知。提其真心也。念臺之必慎獨。防其偽念也。明之中葉。世道人心。江河日下。王劉二子。憂深慮遠。始終謹學。誠欲以過人。欲存天理。是以大聲疾呼。不忍斯世斯民之陷溺。不避庸夫俗子之毀傷。不懼宵小懶士之忌妬。雖以身冒不韙。而不辭也。尤西川私淑陽明。得薪傳於劉晴川。而力肩斯道。孟雲浦。呂豫石。皆續述西川志事。月有會。日有講。提唱正學。不避人言。今其書具在。可覆按也。而閣下乃曰。講學之名。古今所忌。蜀洛東林。皆其前鑒。毋乃異於僕之所聞乎。君子之為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非講學無以淑身。非講學無以善世。伊尹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以中下之資。

勉強力行。猶恐不逮。而顧曰。操心之法。即求即得。主敬存誠。無所謂難。則是以從容
 中道望學者。揆諸孔孟先難之旨。列聖其難之心。恐不若是易耳。且夫講學者。亦講
 明此大學而已。古者十五入大學。明德新民。皆所以修身。齊治均平。何一非性分中
 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胥本此真實無妄之心。以納人已於大道耳。只知成己。何暇
 為人。只知成物。何慮招誘。勤勤懇懇。以求此心之安而已。若恤人言。而廢講學。則是
 以孔孟之所憂。伊尹之所任者。皆因人言而止。而謂此心能安乎。夫三代所謂小學
 者。六書之類是也。古之大學。粗之在禮樂射御之文。而精之在天地民物之大。近之
 在日用飲食之內。而推之在天下家國之間。藝成而下。德成而上。終始本末。一以貫
 之。學無大小。功分先後。服而習之。優而飲之。踐形即所以盡性。窮理亦可以至命。故
 周官為天理爛熟之書。而六官分職。率屬大小。鉅細周弗畢。三物六行。皆大人之
 事。即皆大人之學。自子朱子以禮樂射御書數。與灑掃應對並。隸於小學。今人遂輕
 六藝為末文。而以禮樂射御書數為粗節。此三代以後之學術。治術所由分也。今閣
 下乃以小學較性理。尤為親切易從。庸詎知性天為皇降之衷。而物則民彝。與夫日
 用倫常。皆由此而出焉者乎。主敬存誠。洛閩所以接洙泗也。盡性達天。孔孟所以行
 義文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千古聖賢。未有不灼見其大原。而能盡己性。盡人性。盡物

性參贊天地化育。以優入於大學之道。由是觀之。則五子之性理。乃大人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乎。若以小學較性理為親。則是得其粗而遺其精。吾不知大學之所。謂明新止至善者。果安在耶。至謂講學必致啟人言。且自課心。此言自修則可耳。自古修己治人。本屬一貫。課心者必徵諸事。事親從兄。皆有節文。入孝出弟。非徒默而成之也。今日絕口不談。吾不知門內子弟。與列吾門牆者。果盡高明。而能恪遵無言之教乎。抑聽其自為。即能相與有成乎。詩曰。誨爾諄諄。孔子曰。誨人不倦。韓子曰。君子不得位。則思修其詞。以明其道。某深有慚於斯言。而欲以古人之自書者。揭諸坐右。時自勉以勉人耳。不獨高立崖岸。俯視一切。則吾豈敢即好名一念。又豈僕之所存心者乎。大道為公。賴講而明。累累數千言。非敢以瀆閣下。亦欲其明此道而已。詳說反約。是所望於博雅君子。

答費布政問積土書

前月得請鈞諭。詢咨積土。其說得之。王訓導仲山。大江南北。行此頗多。吾豫水處。近已有行之者。其法地方官擇端方大戶主其事。如北方之糧行頭是也。但行頭多無賴之徒。而積土乃端方之人。家道殷實。則本人所積之糧已多。品行端方。則四隣糴糶之糧自至。而必置之城中者。顯以示前朝後市之良法。隱以收整厯清野之勝算。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無事則聽其買賣。而積主享其利。有事則用以餬口。而官民有所資。現在襄郊一帶。每集可得粟米一兩千車。然交易於曠野。賊至恐藉以齎寇。積之於城中。賊來可據以養兵。况糧聚於城。則民悉歸於城。民與民各衛其身家。出戰入守。不招募而即收。圍練之效。為長官者。激之以忠義。加之以禮聘。其事未有不舉者也。謹此致優。某白。

兵計

何邦彦

昔岳飛將有事。必各諸統制與謀。謀定後戰。故有勝無敗。貞故武聖也。故滅天下之大寇。必計防守逼絕之所。必知衝截攻圍之所。必熟策應掩覆之所。至於大寇。利走利守。利分利合。皆瞭然心目之間。故曰。治軍之道。為計三十二。一曰和。二曰息。三曰曰量。四曰忍。五曰弱。六曰強。七曰致。八曰畏。九曰防。十曰需。十一曰久。十二曰激。十三曰斷。十四曰聽。十五曰詭。十六曰信。十七曰謀。十八曰閒。十九曰內。二十曰驚。二十一曰偏。二十二曰與。二十三曰善。二十四曰脅。二十五曰假。二十六曰名。二十七曰離。二十八曰備。二十九曰法。三十曰同。三十一曰本。三十二曰保。

何謂和。上下一心是也。自古未有權奸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未有將相協和而敵不破。鯁者。大將在外。權貴在內。斯時也。稍與權貴忤。彼將肆然。掣肘。敵不可摧。故權其輕重。則君父滅敵為重。賂事權貴為輕。吾甯取小節。以行滅國之惠也。然承平無事。則必名節為重。爵祿為輕。取節也。守正。經也。昔者杜預行之。後儒譏之。未嘗不為之悲悼不已也。

何謂息。息民而用之是也。吳夫蓋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是以滅於楚。秦隋已得天下。用兵不息。底於敗亡。故息民者。善守國者也。

何謂量知已知彼是也。敵強而已足抗之則可以勝。可以不勝。敵弱而已之謀臣不足敵之則可以不勝。不可以勝。敵實而備之者勝。敵弱而攻之者勝。敵勇而計困之者勝。敵之所利吾則害之。敵之所長吾則避之。吾之所利吾慎行之。吾之所短吾善濟之。故決之曰。君主孰明。將帥孰賢。地宇孰廣。士卒孰精。先於君將驗之。次驗之地。驗之天時。驗之軍令國政。而廟堂勝負決矣。此孫子始計也。

何謂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也。書曰。必有忍乃有濟。故能大忍者可大有為於天下。觀忍之大小。以決英雄大小而已。卧龍之智無耦者也。司馬懿以不戰屈之。至受中綢而不辭。於虜。蜀轉輸為晉滅矣。夫非忍之為功也歟。至身抱奇略。披髮陽狂。邏草野甘心不悔者。知時也。知時則保身。保身則韜晦。忍之為功大矣哉。

弱者強而示之弱以驕之。文公退三舍以驕于王。鬪伯比請羸楚師以張隨。匈奴墜壯士健馬而漢高被圍之。三者誘敵之道也。

強者弱而示之強也。立軍之道變幻不測。有以我之散卒鬪敵之健卒者。以我之健卒鬪敵之散卒者。始雖一敗。繼必二勝。

何謂致敵所不戰。致而戰之是也。攻敵所以救。掠敵所以趨。裸體以辱罵。辱書以激怒。佯降以相誘。佯北以相覆。向使以激忿。伐鄰以來救之八者。激敵之道也。

何謂畏。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也。恃強者敗。戒強者勝。恃勝者敗。畏敗者勝。恃險者敗。保險者勝。敗而畏者勝。敗而忘者敗。隨時隨地無不設防者勝。隨時隨處不致畏謹者敗。故觀將帥者有三道焉。一曰才大小。二曰膽勇怯。三曰心畏怠。

非兵而如兵之謂防。水軍防火。陸軍防圍。軍行防虞。軍追防伏。晝戰防賊。宵戰防劫。敵降防詐。險阻防失。退兵防追。遠襲防截。遠行防飢。久攻防援。戰防劫寨。困防死關。取防刺客。飲防下毒。至於守城防敵。則必每堞二軍。一主外視敵軍。敢有回顧者斬。攻伐防敗。則必有箴有伏。有誘有援。有夾攻。有奇兵。有正戰。敵有違軍者殺。未已也。大敗防乘。大勝防虜。軍衆防潰。軍少防圍。大風雪大雨露防掩。入錫詔書飛羽檄防偽致。一地不防。為敵所陷。一刻不防。為敵所算。之四語者。軍志之鑰。

遲而待之之謂慮。慮不足則增修。糧不足則積儲。軍不足則修補。此需之已者也。羣雄各起。必有傷者。吾俟其疲而攻之。敵人速來。利在速戰。吾深溝高壘以困之。遇敵可滅不滅之。兵可乘不乘之。坐失事機貽國家害。此需之失也。何生曰。需有利有害。

急而乘之之謂疾。敵援未至。吾急攻之。險阻之地。吾先據之。有輕車復馬。一日馳二百里者。有潛師利兵。一軍而襲國都者。有乘勝舉之。使不得合謀者。有席捲乘風而

勦滅後患者有乘勝急進而敵不知備者有先需而後疾者需為疾輔疾為需輔宜需則需宜疾則疾

久者何持久以要之是也敵無外援敵無降志必度我之力足以制敵可為之不然鮮有不敗者

激者何自激以作怒是也連杞之役季梁請下之以怒楚師楚伐庸師叔曰彼驕我怒而後可克蓋激將必稱敵之勇焉激士必辱己之名焉

斷者何決也好謀無斷每戰必敗得策輒行每戰必勝蓋斷者必合彼之利害衡之必合己之長短衡之計之已決不為小敗沮不為君命止不為羣言惑或誘或截或伏或援或追或過是謂之軍司常斷不斷反受其殃不當斷而斷亦受厥咎奉詔班師中原不復君子曰惜哉岳飛之無斷也

何謂聽其思廣益是也聽於眾則受譏聽於財則謀決聽於能則謀勝聽於貴則令行聽於私則大敗聽於讒則軍竊善聽者必以萬勝萬敗計之半勝半敗計之不勝不敗計之計之已熟乃行之豈中心無主者可幾哉

說也者行軍要道也故聲東則擊西背西則擊東班師則偽進急戰則偽退敵畏吾強則示之強敵敗吾弱則示之弱者能道也敵畏吾強則示之弱敵敗吾弱則示之

强者亦詭道也。知己之所以詭人，而不知敵之所以詭我，一勝一敗。知己之所以詭人，而知敵之所以破我，詭者而我別行所詭，每戰必勝。知人之所以詭我，而知敵之所以防我，詭者而我別行所詭，每戰必勝。不知己之詭人，人之詭我，每戰必敗。迂儒治軍，而曰吾以詭道行之，吾弗屑。是欲滅君父天下也。

何謂信？治軍將將，賞罰必信。信之在己也，不誅降卒，不掠婦女。軍者有此言矣，而反之。天下將不信而叛我也。帝王之軍，有詭有信。殘賊之軍，有詭有信。迂儒之軍，有信無詭。余曰：治國者信為重，詭不可用。治軍者詭為質，信為輔。

至於間諜，何為哉？有任於其國，蹈譽以圖之者，有餌其臣僕，漏言於我者，有離其君臣將相之交者，有使人入其境，謀其事以相告者，是謂用間。秦謀襲鄭，而晉知之。子元伐鄭，謀告曰：楚慕有焉。是謂用謀。謀者，軍之耳目也。聞者，軍之心腹也。吾有謀矣，敵不能間機密也。故行軍之道，心腹有所未知，臨戰有所不漏，其神哉。

何謂內奸？內者在內者也。樂蓋之入晉也，因魏獻子。伯有之入鄭也，因馬師。魏晉楚掃訪馬以度，而破杞。鄭楚子建之母，召吳人而啟之，以入郢。今夫謀人之國，而使心腹為之內馬，國必敗。故金人之用秦檜，以相宋，而宋遂滅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何謂譽？或以內亂，或以外侮，或以年饑，或以遠寇。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九

丁 國學扶輪社印

何謂偏。五霸子請城虎牢。諸侯以爲。以偏鄭。其弱城東陽。以偏萊。環城堙之。而傳於
堙。以入萊。是知偏之爲道。可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何謂與。與國是也。漢武欲厄匈奴。而攻西域。取車師。以斷匈奴之臂。可謂能軍矣。或
速交而近攻。或左交而右攻。或翦之使微弱。或間之使孤黨。或取所惡而攻。易成。或
因所親而交。益固。

何謂善。與國雖衆。吾能操縱之也。何謂不善。借敵之兵。強我有餘。則爲噬矣。

何謂會。晉伐鄭。秦伐晉。以救鄭。宋圍曹。鄭侵宋。以救曹。此攻其國者也。晉伐齊。楚伐
鄭。以救齊。晉伐鄭。楚侵陳。侵宋。以救鄭。此攻其與者也。魏質徐庶之母。而徐庶降。楚
質太公。而漢兵退。若是者。會之道也。

何謂假。假於意。假鬼神。言假。假物象。瑞應。以收天下之心。是一通也。

何謂名。權統者。利正位矣。故伐者。利聲罪矣。莫澤者。利安民矣。名不正。未有能成者
也。成之。未有可久者也。

何謂辭。作為明示。昭告天下。敵苦稅餼。則曰薄征。敵苦君虐。則曰除暴。敵苦軍亂。則
曰息民。於是履之以信。天下感之。此辭之大也。至於說敵。亦曰禍福。舉之。利害。敵之
而亡。雖然。恃辭者。敗。有辭者。勝。

何謂備。未戰備戰。將戰備戰。已戰備戰。軍行備戰。軍止備戰。散地備戰。險地備戰。何子曰。無時不備。無地不備。無人不備。無事不備。無備有戰。太公復起。不易吾言矣。

何謂法。法莫急於講習。法莫大於賞罰。法莫大於賞舉能。而罰教能。法莫大於任將。何謂同。一曰與士卒同甘苦。二曰與蒼生同憂患。

何謂本。修德息民是也。知本者。知天下靈蠢。莫不貪生惡死。故遇敵則攻之。遇民則生之。孟子曰。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矣。故治亂世者。以殺為輔。以不殺為本。

何謂保。既以武略定天下矣。而不修文德。以柔之。未易保也。是故攻勝易。保勝難。取國易。保國難。知其難。以圖其易。歟。聖哉。

何邦彥曰。不嗜殺人。為得天下之本。鑒別智勇。為選將帥之本。爵秩尊卑。為馭英雄之本。賞罰必信。為軍政百司之本。清心寡慾。為修身出治之本。慈化廉讓。為天闔殺運之本。先才後德。為平亂世之本。文武並重。賢能各任。為收人心之本。內外相制。官民遞據。為保天下之本。懼失人心。不得罪於天下。為萬年闢基之本。能知此者。可為王佐於虜。最之哉。

武陽團練論

楊金監

常州府治附郭武進陽湖兩縣。東界無錫。南界宜興。北界江陰。為京口至蘇省水陸必由之孔道。距吳淞福山諸海口。纔三百餘里耳。民情懦弱。風鶴可虞。雖經聖上命將遣師。蕩平在即。而海氛遠竄。漢奸之解散者。無所得食。難保不煽誘逃兵土匪。擾累地方。欲求豫備之方。誠莫如團練。夫團練與召募異。召募者捐貲雇募。聚易而散難。團練者各保身家。宜靜不宜動。蓋團練即古守望相助之義。歷代用之。皆著成效。而用之之法。微有不同。緩用之則為具文。驟用之則又駭衆。且有宜古不宜今。宜此不宜彼者。誠熟志民俗。因勢而利導之。則禁暴詰奸之策。莫善於此。今且以武陽兩縣之情形論之。夫武陽地方百數十里。皆平原曠行。無要隘可守。又無兵力可恃。民雖庶而多貧。俗尚文而輕武。非特簡營伍。築塘汛。練民壯。繕城堡。凡事之在官者。宜亟也。一旦有事。悉官兵民壯。不過數百人。戰則不能守。守則不能戰。若非城鄉自行團練。勢且岌岌不支。近奉諭旨。令沿海州郡居民自行團練。並奉常鎮道憲出示。勸諭富戶捐貲團練。而士民且遷延觀望。至今未見舉行者何哉。蓋愚民無知。恐未見其利。先受其害。是以不顧後日之患。且行目前之急也。夫團練之所以為害者。事前則苦需索。事後則苦徵調。捐貲召募。則累及富民。按丁科派。則累及貧民。何

以言之。團練則必編牌冊。料丁壯。製器械。習技藝。事繁而費重。紳士素不能號召鄉里。則將以事權屬於官。官不能不假手於佐貳胥役。一經胥役之手。而編查有款。筆之費。下鄉有供應之繁。故事未成而民已困。所謂苦需索者。其患一。團練之在鄉者。以大村統小村。在城者以大廂統小廂。常郡城守單弱。一旦有故。如某村某廂有壯勇可用。且將按籍而稽。從權調撥。夫團練之所以足恃者。以其各保身家。故雖有良莠強弱之不齊。自能各出死力以相救護也。一經調遣。則無身家田產可戀。勝則悍而敗則逃。無事則鳥散。官與民兩無所利。而實交受其困。所謂苦徵調者。其患二。地方之有富戶。所以養貧民。備緩急也。武陽富戶之極大者。家財不過十萬金。且皆田產。而無財粟。而地方之游手好閒者。居十之三四。上年芙蓉圩偶有偏災。紳商竭力捐輸。築堤散賑。幸得安其災黎。而其先尚不免有土棍煽誘饑民搶劫之案。今以團練之資。責成富戶。則富戶少而貧民多。供億不勝。久長難計。稍有不遂。則聚眾而譁。富民不安。而貧民更無所恃。所謂捐貲累富戶者。其患三。武陽民多而田少。壯丁多。旅食四方。在城者為尤甚。其無業者。類皆煙賭無行。不可用。其可用者。如農工販豎。皆有職事。以供衣食。欲簡其人。以習器械。則妨其職業。勢不能枵腹以荷戈。欲贍其身家。而勢又不能偏給。所謂科派之累貧民者。其患四。誠除其患而興其利。則事不

煩而民不擾。安見團練之必不可行哉。行之奈何。官總其大綱。而紳士之賢良者。分任其事。則需索之患除。官行其激勸。而冊籍總於紳士。則徵調之患除。富戶捐貲。聽各紳士料量勸募。則富民之患除。鄉民練習聽各人自願入冊。則貧民之患亦除。除其患則利可興矣。夫事莫難於始。始非笑為迂。即指為害耳。追害之既去。又慮無人無餉。無器械也。苟當創始之時。於城之四隅。鄉之四周。各舉一二公正紳士。為眾所信服者。使之即所居之地。編查戶籍。簡料丁壯。置備器械。演習武藝。即以其冊存於本團。互相稽查。以為眾倡。然後擇一二村坊之鄉。有成效者。官為激勸。以勞其成。由是以達於附近村坊。約十餘家。公議推一團長。十團長推一團總。十團總推一團董。各團有事。均由團董以達於官。其他船隻。責成埠頭。僧道。責成廟主。皆設四柱冊。循環簿。歸本處團總稽查。以杜容隱外奸之弊。如是則人足矣。各保身家。各謀衣食。各備器械。其有不給者。或需刀銃火藥。金鼓油燭之類。就本團富戶量力捐貲。存公給散。儻為時稍久。捐項不敷。聽民體察情形。共同酌量。城則按丁。鄉則按田。均勻攤捐。仍嚴禁土豪惡棍藉端私派。抑勒善良之弊。如是則餉足矣。人足餉足。而團之法行。又於本城設武舉學。專請教師。聽民學習。其各團中有曾經學過拳棒。及有替力手足便捷者。由各團長保送到學。聽教師挑最優者。留學演習。俟教演精熟。分教各團。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擇道中公所聽壯丁早晚自行習練庶貧民無妨生業俟練有成式則由團董教師擇日合操比試給獎然後申以步伐之齊守望戰攻之要則練之法亦行官以為吾欲為民謀身家不若使民各謀其身家則民不勞而易觀其有益於團練者官為力助之其有妨於團練者官為驅除之已行者官為給賞而濟其不逮未行者官不苛責而勉其速成於是民亦以為我有身家而官護之固已父勸而兄勉孺立而頑廉而况官不責我以難能反助我以不足有不率教者官為我助之無慮鄉里結怨也有敢擾累者官亦為我治之更無慮安強侵抑也其有不欣然感奮者官情也哉其他節目之詳備操縱之機宜則以其繁瑣者聽之民而官總其大綱以寬嚴者輔而行而不苛其小節因地制宜隨時妙用有兵皆寓於農農餉無累於國豈獨武陽為可行特就武陽行之亦已可耳其人存其政舉在今日庸可緩乎

物惜穀說

陸慶頤

天不雨粟。蒼頡烏龍造字。人可辟穀。亦松異必從游。是以貽我來牟。故申帝命。寶茲稼穡。用厚民生。貴粟之訓。煤著乎經。非若擲米成珠。吐飯為鴉。幻傳仙佛。說近元虛也。慶頤假陳君榻久。習與其鄉人遊。共飯時。見食畢。輒留餘粒。且有犬如拳。益一劑者。余訝而詢焉。或告余曰。此黎川俗尚。謂留餘以飯子孫者也。噫嘻。惑矣。夫人留不盡之智巧。以還天地。留有餘之福澤。以貽子孫。皆餘之說也。留餘粒足以長子孫。彼工心計。務蓄積者。陳粟相因。自謂後人可安坐而食。然猶不可恃。矧恃唾棄之餘粒。操昌熾之左券乎哉。土飯鼠腐。子孫未蒙其利。粒米狼戾。子孫先受其殃。謀燕翼者。必不若此。且即一人之所棄。約計一握。合數千人之所棄。不啻盈升。積千萬人每飯之所棄。流可滿壑。聚可成山。揆諸聖王貴粟。天道虧盈。甚非所以弭災禍。召和甘。迺豐年也。解之者曰。徽授從者。濯盥庖人。以其餘置陶器。飼犬豕。似非輕棄五穀者。然食者視如泥沙。欲濯者貴同金玉。得手。且以人所珍。飼物所賤。彼寡婦無田。惟利滯穗。負民樂歲。亦食糠粃。當亦聞而心惻者矣。黎川風俗醇厚。士大夫恭敬桑梓。惟此里巷相沿。猶或因循未革。意者視為小節。未及轉相告誡。與抑或因利善導。進以善留。有餘粟。荷鋤汗滴。試誦盤飧辛苦之詩。物愛心臧。先知稼穡艱難之故。

溝洫議上

施彥士

井田不可復。而溝洫不可不復。無溝洫而旱澇無備。常患無歲。聖人在上。而不能使
菽粟如水火。非以此歟。顧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况阡陌既開。其制已廢二千餘
年。而驟強之開溝洫。非獨其力不能。其心先不信。信而後勞。則必以身先之。先之則
必擇天津左右。近海近河。不耕之官蕩。而闢之。其亦可也。然有其地。而不得其人。即
不習其業。誰與共此。則必招南方。習開溝洫之丁壯十人。或二十人。先開十頃。一年
而溝遂封植之。界具。二年而漸次布種。三年而新田成。計一頃百畝。以低田七十畝
種稻。中歲畝收稻三石。作米一石五斗。七十畝當收米一百有五石。則七頃可歲收
米一千五十石。以高地三十畝種木棉。中歲畝收花八十斤。三十畝當收花二千四
百斤。則三頃可歲收花二萬四千斤。合米與花。中價值銀三千餘兩。以三分之二。抵
佃人糞種工本。猶歲贏千餘兩。其地價以畝十兩計。且值萬兩。而初歲開墾工費。不
過二千餘兩。是善費二千兩。三年間即成萬金之產。歲歲無虞水旱。可得千金。樂歲
且倍之。北方之民。見此重利。而不力開溝洫。以成良田者。未之有也。此溝洫之始事
也。

溝洫議下

或謂如子之說。溝洫不可緩矣。然亦知前代西北水利之所以不行乎。一則北方地廣人稀。且多游惰。二則巨族世家。恐水田既開。失其膏腴自然之利。三則慮額外增賦。貽無窮之害。遂致百計阻撓。使虞集徐貞明之策。掣肘不行。而子且欲以先身之其孰從而與之。曰此正坐不知盡力溝洫之利也。誠知其利。游惰者亦必盡力南畝。不至饑寒困苦。流為盜賊。且南方地少人多。一經設法召募。身未耜出疆者。且踵相接也。但當加意撫恤。勿使失所耳。其坐擁膏腴者。聽其自便。或募墾而收其租。且利倍蓰。自當勉出乃力。更齊之以政。而勸懲並用。其誰不從焉。至 國家田賦。自有定額。如試墾蕩地。祇納虛課。俟報墾五年。或寬以十年。始照內地起科。以廣招徠。以期率作。如此則惟事藏富於民。而所以富 國者。且不可勝言。何言之。古者步百為畝。三百步為里。方里為田九百畝。秦漢以來。二百四十步為畝。三百六十步為里。方里為田五頃四十畝。方十里。則五頃四十畝者百。為田五百四十頃。方百里。則五百四十頃者百。為田五萬四千頃。今自天津東至水平各屬。近海膏腴。盡行開墾。其管五萬四千頃。除高地二萬餘頃。種木棉豆麥外。其下地三萬餘頃。以稻人之法種稻。如甯波中歲每頃收米一百五十石。則萬頃即得一百五十萬石。已達過南漕之數矣。從此南糧賴陳納新。南方之民。既無虞乏食。而以糶陳之銀。易北方新田之米。如雍正年

開發毋收雜營田稻米舊章則民不加賦而已。省轉漕之費。不可勝計矣。前人統計漕運造船旗丁行月并文武僱督隄壩開夫剝淺各款。須費四石而致一石。以丙戌歲天津海運米價二兩二錢計。則南糧一石到通。朝廷須費八兩八錢。北方既有此米。即歲減轉漕之半。亦可歲省銀一千餘萬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信能行此。而先於近海官蕩。募開水田。不惜小費。并不致掣肘。行見三輔重地。水利大興。不十年而成萬世之利。此漕溢之終事也夫。

送錢調甫之任贛榆教諭序

葉裕仁

予為諸生幾三十年矣。與博士先生邈然不相接也。而博士先生者亦無所以教諸生。其勤者不過考校文字之得失。以為吾之職。止於是而已。予嘗欲參攷漢唐以來學制。及先儒治事經義之式。紫陽獄境之教規。推明國家建學明倫作養人材之至意。勸成一書。以諷曉當世。謂教官之為秩雖卑。而為職甚重。非品端學粹敦篤廉靜之士。不足以居之。亦非品端學粹敦篤廉靜之士。不樂於居之。甚矣教官之難其人也久矣。國家定制。府州縣學官。恆以待舉人之不為他官。與士之責成均者。嘉慶朝推廣捐例。士之餼於庠者。得入貲為教官。道光中。增廣附生員。亦得入貲為之。其途亦雜矣。軍興以來。有司輒以教官無所事事。委以巡徼訓練之責。而為教官者。方雜廁於武夫營弁之中。而沾沾自喜。使其練習戰攻守禦之法。足以備國家爪牙干城之選。固無嫌於其越俎。儒者明體達用之學。固無施不可也。乃徒冒越俎之嫌。而曾無一割之用。彼有司者。直以為飲食之而已。驅策之而已。則其輕之已甚矣。夫以教官之自輕。而有司遂得以輕之。誠使教官不自輕。則有司即能以其秩之卑而輕之。而教官之所以不輕者。固在也。錢君調甫。以景山教習。選為贛榆教諭。調甫為中丞頤叟先生伯子。濡染庭訓。庶幾品端學粹敦篤而廉靜者也。其居是官必有

以自處矣。於其行也。舉向之所見為言。亦甚媿予之久。因諸生不獲自振也。

巴江廖侯還蜀序

今天下之敝。莫患乎無吏治。無吏治。由於無人才。無人才。由於無學術。此誠探本之論也。蓋無吏治。則其政弛。其教廢。其政急。其刑煩。其愿民困。而秀民昌。其俗偷。薄流蕩。嗜利無恥。於是奸究。藥牙。盜賊並作。如是則一邑敗矣。舉邑如是。則一郡敗矣。舉郡如是。則一省敗矣。舉省如是。則天下不可為矣。然職其要。則操之朝廷。尋其端。則肇於一邑。朝廷者。天下之表準也。一邑者。朝廷之分土分民也。朝廷治。則百官治。百官治。則外之方伯。連帥。各得其人矣。方伯連帥。各得其人。則郡守。邑令。皆得其人矣。此由本達枝之勢也。尋其端於一邑者。邑令之於民至親也。其疆域山川。可親歷而知之。其戶口之多寡貧富。土田之肥瘠高下。可目驗而數計也。其士習民風之善惡。近而易察也。在上位者。擇其才以使之。久其任以寬之。加其秩以寵之。彼為令者。出其所學以施於有政。其邑未有不治者也。一邑治而舉邑皆效之。則一郡治矣。舉郡皆效之。而一省治矣。舉省皆效之。而天下治矣。此沿流溯源之勢也。雖然。由本達枝者。順而易。沿流溯源者。逆而難。不求其順而易。而求其逆且難者。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今姑求之於一邑。一邑者。朝廷之分土分民也。今天下之大府之數。一百七十有五。

直隸州廳州二百一十九縣一千二百九十有六。於此一千六百餘府州廳縣中。得其才且賢者數十人。或一邑治。或一州治。或一郡治。賢吏之所在。其紀綱舉。教化行。民俗醜邪。盜不得作。盜賊不敢犯。外侮不敢侵。且內外交誼。螟蟥蠹沸。斯民猶有逃死之鄉。以延喘息。猶避水火者。尚有水火不至之區。避羅網者。尚有羅網不及之處。今又不能然。則戴胥及溺而已矣。豈不重可哀哉。吾何以知其不能也。擇於什百中。而得一人矣。其學術明矣。行將出其所學。施於有政矣。而乃迫其時。使之不得竟其施。挽其勢。使之不得盡其才。彼賢者。豈肯貪戀廩祿。一日苟容於世也哉。昔巴江廖侯養泉之任吾吳也。同治戊辰之歲。攝蘇州之新陽令。以正人心。厚風俗為治。甫下車。敦禮耆儒。碩士。虛懷下問。訪民疾苦。教士以立身教誨。使之自悔。復自行投之於子弟。不是過也。憫貧民之適租也。不施鞭撻。飲食教誨。使之自悔。復自行投匱之。以絕吏胥之中飽。北鄉窪下。仿前縣築圍之法。以防水潦。矜貧履之乏食。變通社倉之法。以濟之。嚴行保甲。以清奸宄。防盜賊。微行城市。販夫擔豎。無不周諮也。達則扁舟而往。遇之者不知其為邑長也。故有所設。極胥吏無所措手。痛惡異端。巫覡之惑人。驅之必盡。表章先賢。倡明正學。其始蒸蒸日進。不幸以憂去。其再任吾吳也。同治甲戌之歲。攝常州之金匱令。金匱之治。猶新陽也。及期而代者。至調攝無錫。

無錫之治猶新陽也。及期而代者至。侯於是年六十矣。遂脩然引疾而去。曰：吾將歸教吾子孫矣。嗚呼！侯服習程朱之學。將以扶溝崇安之治。用之於世。而使之不得竟其施。遂其志。其咎將安歸乎？假如復有如侯者出。亦以視侯者視之而已。豈非天下之大患哉！侯將行。與一夕夢與父老送侯泣別而寤。既寤。是書之以為贈。

書 皇朝經世文編學術門後

皇朝經世文編學術門所錄格言名論。可謂多矣。然錯雜不倫。煩而寡要。經世之務。固如是已耶。蓋學術之是非。邪正。關乎世運之興衰。治亂。何其重也。予以為輯是編者。宜以崇正學。黜異端為首務。上以論列帝王之學。凡黼座之箴。規。經筵之教。奏。朝臣之諫。牒。足以正君而善俗者。皆可載也。至於學校黨庠術序之教法。先儒讀書講學之規約。皆可載也。要使求治者。知所振興。後學者。端其趨向。庶幾得之。若前人格言名論。不可勝收。况其所錄多一隅之說。更有害理之甚者耶。蓋乾嘉以來。去湯陸諸君子已遠。儒者一趨於訓詁考據。炫奇鬪博。理學衰息。孔孟之道不表。宜其所見止此也。書之以告世之閱是編者。

史記云。似恭漫天。蓋欺謾意。與洪水滔天之滔異矣。或疑古文尚書本作慆。或作諷。皆欺謾意耳。嘗觀史冊所載。權奸接踵。其所謂恭者。乃大不敬。而所謂格天者。後遂罪至於滔天。千古小人。何如出一轍也。王莽被服如儒生。折節下士。以要名譽。故得肆其奸惡。成篡弒之禍。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秦檜深險如崖。論事上前。本嘗力辨。同列有爭論者。檜但言無人臣禮。以一二語傾擠之。史彌遠內結後宮。外崇理學。買美女善琴者。納皇子絃。而厚撫其家。使傲然所為。竟以此媒孽絃失。而易儲。嗚呼。之數人者。專權固寵。或十五年。或十九年。或二十餘年。玩弄人主於股掌之上。如此之久。何哉。方其進也。深情厚貌。要結君心。使不疑忌。然後伺其喜怒。而迎合之。掣其肘腋。而把持之。竊其威福。而覬覦之。壞祖制。亂朝章。飾曲謹。小廉之行。伏機巧。變詐之術。窮凶極惡。流毒海內。國脉之不絕。特幾希耳。當是時。豈無老成遠識。辨姦于未然。及罪狀漸著。又豈無請上方劍。誅佞人頭者。然人主以其色莊而厲。為可倚重。恩眷不衰。雖至于天下之亡。而終不悟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郭

侯之言可謂推見至隱矣。嗚呼。象恭為姦。四岳諸臣不能覺。而堯獨覺之。其後舜亦覺之。竟流共工於幽州。此堯之所以其知如神。舜之所以獨稱大知也。與。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二

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同治六年副貢官至都察院左

碩七議

李德裕納維州降將論

趙鞅論

赤道下無人材說

使才與將相並重說

拙尊園叢稿序

出使四國奏疏序

出使四國公牘序

叙曾文正公幕府賓僚

答友人書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處士曹君家傳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七

九

十

十一

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并序

十一

書江蘇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十三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甯事

十四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十七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

二十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二十三

書靈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二十五

薛福保

字李德江蘇無錫人官至四
川候補知府有青萍軒文集

修政論

二十八

江北本政論

二十八

書黃崖山寨事

二十九

誥授朝議大夫運同銜山東候補知州賀君墓表

三十

國朝文匯丁集卷二

礦屯議

薛福成

今天下日趨於貧之故。大端有二。一則商務不盛。利輸於外。猶水之漸洩而人不知也。一則礦政未修。貨棄於地。猶水之漸涸而人不知也。蓋天地生人。養人之具。火化之用。莫大乎煤。轉移之用。器械之用。莫大乎五金。此中外不易之勢也。中國於取煤之法。雖斫之未精。而民間猶或務之。其取五金之法。則廢而不講久矣。周禮升入一官。掌金玉錫石之地。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知古聖人經緯天下。所以為斯民利用厚生者。冀之蓋詳。漢書地理志。卅郡有銅官。鐵官者。凡數十處。迄於唐宋。未嘗不採取五金。其事時見於史傳。自明之晚季。以礦稅為厚斂之端。官豎四出。徵求無藝。有司因之苛派百姓。海內騷然。當時既受其弊。後世遂相戒不敢復謀。此礦政所以不修也。近數百年來。天地菁英之氣。鬱而不發。鄉曲土豪。與無業游民。遂敢糾黨開礦。作奸犯科。抗拒官吏。幸而逐之。當事者慮其易聚難散。不得不封閉礦洞。垂為厲禁。而礦政益以不修矣。由前之說。弊在所任非人。藉其名以漁利。而並無其實。固不當因噎而廢食也。由後之說。弊在委棄寶藏。故玩法者欲起而攘之。將防玩法之民。先收自然之利。苟上有治之之法。而民自難遁於法之外也。然而猶有狃於

故見而或疑為多事者亦可謂不審於時與勢之宜者矣。夫民於五金之用一日不可缺一人不可無。今以天下之大而所用銅鐵皆仰給外洋。至於金銀如英美所屬之新舊金山每歲出於礦者數千萬。奚啻取之如泥沙。中國無生之之適僅以古昔所有互相轉輸。又已用之盡錙銖通商以來僅三十年而外國日富中國日貧。復數十年則益不可支矣。是不善所以振之哉。且中國礦產之饒甲於地球諸國。苟善取而善用之固大可為之資也。而論採取之適則官商分辦之外惟礦屯一法為最善。何以言之。今天下額設綠營之外每省各有防營。無事坐食。既糜巨餉。去之又不足以建威銷萌。益示弱於鄰敵。是以新疆之豫軍。畿輔之淮軍。莫不經理屯田。以裨軍食。其他如河防水利。礮臺城垣諸工亦往往借助於各營。此誠博節財用酌劑盈虛之要道也。竊聞西南滇黔楚粵隴蜀諸省五金並產。寶氣充積。誠擇礦苗最旺之山。每省先撥一二營。試行采鍊。於以創開風氣。逐漸推廣。有六利焉。向聞傭工開礦一人所獲每數一人之食。如得佳礦。即有贏餘。營勇開礦計每丁終歲所獲。即不能抵所支之餉。如或僅抵十之五六。亦可省營餉之半也。若礦屯漸多。即所節甚鉅。其利一。勇丁游閒無事。浸至習成驕惰。騷動閭閻。今於操練之餘。課以礦務。使之勤動於山谷之間。猶得保其撲勇之氣。其利二。礦產皆在窮巖絕嶠。遼廓之區。於此分屯。

各營則苗蠻有懾服之心。客匪絕佔踞之望。其利三。官商開礦。善本最難。本之難。尤以工費為大宗。營勇有額支之餉。經始之初。祇須購機器。訂礦師。成本既輕。事乃易集。其利四。礦務既興。則運送必有舟車。淘鍊必有工匠。未始非小民謀食之資。其利五。無論金銀銅鐵。中國之所出漸多。則外洋之來者漸少。一平計之而不足。數十年計之而有餘。其利六。有此六利。則礦屯之舉。尤勝於官商之經營也。審矣。若夫選將領。擇官吏。聯民情。定規制。則恃乎各省大吏之體察情勢。訪求人才。視其意之輕重。而效之大小判焉。昔宋蘇軾治徐州。以利國監為鐵官。商賈所聚。凡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代炭。多強力。驚忍之民。欲使治戶各出十人。藉其名於官。授以刀。親教之擊刺。每月庭集而閱試之。以待大盜。此寓強於富之術也。而礦屯之說。則足以寓富於強。推而行之。富一方。可富天下。亦可富萬世。將滾滾而不竭也。而豈有洩洩之患也哉。

李德裕納維州降將論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謂徒棄誠信。有害無利。詔以維州及悉怛謀等歸於吐蕃。吐蕃誅之。境上備極慘酷。當時公論咸以快虜心。絕降者。

尤僧孺失策。涑水司馬氏以義利為辨。以維州與關中緩急為衝。深是僧孺而非德裕。致堂胡氏以維州本唐故地。謂僧孺用小信妨大計。德裕以大義謀國事。薛子曰。固哉司馬公之言。偉哉胡氏之識也。衝有虎已踞我大門。有人奮挺逐之。反怒逐者。謂恐攫虎怒。聞我室也。暴客入富家。發置肚篋。賊物累囊。有小盜以一物自首。反執小盜及賊物歸之大盜。曰吾受之。恐失盜雖也。如是而全家不覆於盜者。豈矣。吐蕃為患於唐。猶猛獸盜賊也。素無信義。以和款唐。侵暴不已。渾瑊與盟平涼。即謀執瑊以侵唐。其後屢和屢入寇。為唐計者當絕和議。善全局。甄拔賢將。分布關中諸鎮。威制吐蕃。策之上也。即或多事之秋。未遑外攘。亦祇宜相機度勢。稍以金帛。羈縻之。彼不悉反。侵地無弛備。弄盟之理。盟亦為不足恃。徒授吐蕃踴躍進取之機耳。唐之宰相。若張延賞。崔植。杜元穎。牛僧孺。輩庸瑣無謀。嘗於遠略。保祿充位。僅以議和上誤其君。外莫強虜之見哀。而稍戴寇虐。拘牽文義。瞠目拱手。甘令堅墉異區。阨塞名關。相次淪沒。若越人之視秦人。棄敵屐於路隅。漠然無概於其心。自秦隴以西。託於河湟。暨蜀右壤。悉為異域。一出國門。已多戰憂。皆庸相不事事以致之也。夫德裕之復維州。圖國之忠謀也。吐蕃陰謀三十年。始得此城。遂能併力內侵。馮陵郊甸。一旦空。雙來歸。坐收千餘里舊地。非德裕奮威訓戒。苦心經營。曷克臻此。僧孺欲敗其功。創

為不三日至咸陽橋之危辭。以怖文宗。不思當時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吐
番獻失門戶。酋豪猜貳。內變將作。以德裕才畧。用西川之眾。扼其吭而拊其背。使彼
自顧不暇。莫敢侵軼關中。若云責唐敗盟。則前一年圍唐魯州。吐番已自敗之矣。僧
孺藉口信義。意不在信義也。司馬公從而和之。不亦慎乎。吾謂攷數古人之事。當論
其心。亦論其才。德裕之心。在張國勢。鞏邊防。人所共知也。僧孺之心。不過誇說德裕
欲沮其入相之路。置國計軍謀於不恤。亦人所共知也。且文宗果憂吐番。倘召德裕
而相之。必能運籌決勝。制馭四夷。於其相武宗知之矣。僧孺雍容高論。玩愒歲月。妨
賢病國。於其相穆宗。文宗知之矣。司馬公不此之察。空為義利之辨。吾不解僧孺之
義。謂媼戎耶。秦寇耶。德裕之利。謂扞邊耶。死民耶。推是說也。勢不使唐之土地盡入
於吐番不止。抑吾又思之。古人論古。皆有所為而言。司馬公懲章惇。神諤。徐禧等
之開邊構虜。荼毒生靈。冀以正議。感悟神宗。胡氏暗注黃秦檜輩之媚嫉賢臣。虛張
敵勢。會和誤國。置中原於度外。引孔子不徇誦人要盟之義。鍼砭南宋君臣。言非一
端。各有所當。然後知尚論古人者。先論其世。而玩尚論古人者之言。亦必先論其世。
讀書者慎毋以前儒一時之褒譏。定古人之是非。亦毋以尚論一事之是非。概前儒
之賢否。則幾矣。

趙鞅論

昔孔子作春秋。至定公十三年春。大書而特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且春秋嘗書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矣。何趙氏之祖若孫。迭受聖筆之誅。若是其嚴也。曰當時孔子已知趙有分晉之勢。故不稍寬貸也。然則盾之時亦豈計及分晉乎。曰誅其心也。盾雖無分晉之心。而庇賊懲權。董狐論之當矣。鞅之書叛。亦誅其心而兼誅其迹也。且鞅嘗屢見攢于聖人矣。陽虎自魯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孔子以道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聞其殺實鳴犢。斃舜華也。臨河而返。蓋鞅之保奸疾賢。斷喪公室。寔與後世莽操懿堅之伎倆暗合。無非志在化家為國而已。故見惡於聖人。若是之深。所謂欲往見之者。殆與欲赴公山佛肸之召無異。不過姑為是說。厥後終於不往。則亦以公山佛肸待之而已。孔子之作春秋也。寓王法。懲亂賊。無非欲正人心。挽春秋之世而為三代。今自鞅叛晉而晉分。晉分而勢力不足以支秦。于是為戰國。為無道秦。而古先聖王之法。蕩然無存。此世運升降之樞紐。不可不審也。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梁嬰父謂荀躒曰。董安于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是趙氏之欲得晉國。望之人皆已知之。安于於無事時。治晉陽城甚堅。其意果何為哉。邯鄲午。晉之上大夫也。鞅逞其暴怒。無端殺之。其有無君之心明甚。左氏傳于齊陳氏。晉趙魏氏。

事。每多揆詞曲筆。尚不能為之諱。其梗概可知矣。當晉定公時。六卿分峙。勢均力敵。莫敢先動。倘得英王如悼公者。起而御之。猶足攘楚。攢秦也。鞅先作不靖。范中行氏。乃謀伐之。鞅復與韓魏比。而逐范中行氏。是趙為首。而韓魏為從。厥後智伯之滅。亦趙為首。而韓魏為從。六卿併為三。而晉有必分之勢矣。罪魁禍首。歸之于鞅。誰曰非宜。叔季之世。大義不明。人心汨于勢利。但見鞅能化家為國。則噴噴稱道之。且有緣秦穆公上天之說。飾為登天之夢。以駭炫末俗者。不知自聖人觀之。皆亂臣賊子之為耳。烏足道哉。烏足道哉。余故揭其隱。以釋經義。庶稍當聖人之微旨焉。

赤道下無人才說

光緒庚寅。福成出使泰西。乘輪舶。駛大洋。越香港而西。歷觀西貢新嘉坡錫蘭諸巨鎮。知西人整頓經營之效捷矣。然其土民蠢蠢。與鹿豕無異。仍有榛狂氣象。即所見越南暹羅緬甸諸國人。及印度巫來由阿刺伯諸種人。無不面目黧黑。形體短小。以視中國人民之文秀。與歐洲各國人之白皙魁健者。相去何懸絕哉。余始悟南洋諸島國。皆在赤道下。自古未聞有傑出之人才。獨其物產豐饒。如再熟之嘉穀。千尋之名材。暨夫沉香檀香荔枝豆蔻肉桂金銀鉛錫水銀丹沙明珠美玉寶石珊瑚琥珀金剛鑽馴象文犀孔雀翡翠錦鷄大貝瓊瑤之族。往往挺秀孕珍。以供天下不竭之

用。蓋其四時皆如盛夏。陽氣發生無窮。故育萬物為最宏。然天地精英。祇有此數。終歲舒而不斂。一洩無餘。所以人之筋力不能勤。神智不能生。類散昏惰。未由自振。大抵造物之靈氣。鍾於物不鍾於人也。人才既衰。雖有物產。不能自用。終古受制於人。今乃為歐羅巴諸國所蠶食。無一島能自立者。即如五印度地方萬里。在昔未聞有強盛之國。元明以後。蒙古翦之。近者英吉利躋之。至瞿曇氏之所生長。竊意當在中北兩印度。離赤道稍遠之地。雖錫蘭亦有佛迹。不過游蹤偶到而已。且其教未能經緯區宇。究違聖人之中道。不足尚也。大抵地球溫帶。為人物精華所萃。寒帶之極北。則人物不能生。熱帶之下。人物雖繁。而人才不生。而溫帶近寒之地。往往有鍾毓神靈。首出庶物者。則以精氣凝歛之故也。

使才與將相並重說

昔漢武帝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使才與將相並重久矣。孔子亟稱子產。其相鄭以潤色辭命為功。管仲天下才。而平戎之役。文辭彬彬。為周天子所賓敬。秦漢而後。中國疆宇廣矣。即今日拓日遠。不能無與並立之國。有並立之國。不外戰守和三事。戰資乎將。守資乎相。和資乎使。始有交相為用而不可闕者。且相臣主內政。使臣主外務。緩外則內方可治。外與內相表裏也。將臣尚武。使臣尚文。辨

勝則力可勿用。辨與力相補救也。是故有百年安邊之計。定於三寸舌者。富弼之使契丹是也。有一介行李之馳。賢於十萬兵者。陸賈之使南粵是也。近數十年以來。火輪舟車。無阻不通。瀛環諸國。互為比鄰。實開宇宙之奇局。英法俄德。美數大國。各挾勝勢。以相陵相伺。彼與我通商定界立約。應之稍一不審。往往貽患無窮。而使臣之責。乃益重。吾觀西洋諸國。或以宰相及外部大臣。出為全權公使。或以大將軍及兵部大臣。出為全權公使。其視將相與使臣。無纖毫軒輊焉。大抵使臣宣國威。覘敵勢。恤民瘼。宜與廟堂謀議。翕然相通。至於造船製礮之法。練兵儲才之用。或改其新法。或偵其密計。以告我將帥而為之備。繫惟使臣是賴。是故無賢相之識。與度。不可以為使臣。無賢將之膽。與智。亦不可以為使臣。嗚乎。艱哉。中國可膺此選者。尚寡。安能應變而不受人侮。然非士大夫之才力。不如西人也。亦在有權力者之開其風氣而已矣。

拙專園叢稿序

光緒十九年秋。余友黎君純。在哀所為古文辭百餘首。郵致上海。付之石印。貽書海外。徵序於余。余與純。素相知久。其敢以不文辭。當同治紀元。純全以廩貢生應

毅皇帝求言之詔。上書論時事萬餘言。是時河內李文清公棠階。以名儒入政府。建

議宜擢用風示天下。會曾文正公駐軍安慶。進剿粵寇於江南。

天子命以知縣發往安慶大營差遣。中興新政。頗有采納。統在識者。天下因以誦統在之文。而想見其人。越二年。余入曾文正公幕府。文正告余。幕中遵義黎君暨淑浦向師棟伯常可交也。余始與二君以學業相砥礪。伯常志豪才健。不幸邁疾。以沒。統在恂恂。如不勝衣。而意氣邁往。若視奇績偉勳。可授契致。文正意不謂然。顧時時以文事獎勉僚屬。一見許余有論事才。謂統在生長邊隅。行文頗得堅強之氣。鍥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居常誨人。以為將相者。天下公器。時來則為之。雖旋乾轉坤之功。邈迤建樹。無異浮雲變幻於太虛。怒濤起滅於滄海。不宜櫻以成心。文者道德之鑰。經濟之輿也。自古文周孔孟之聖。周程張朱之賢。葛陸范馬之才。鮮不藉文以傳。苟能探殿奧妙。足以自淑淑世。舍此則又何求。當是時。幕府豪彥雲集。并包兼羅。其治古文辭者。如武昌張裕釗。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吳如輪。擊甫之天資高雋。余與統在咸自愧弗逮。甚。文正沒後。同人散之四方。罕通音問。統在蹤跡雖隔。而情意益親。數萬里外。往往互達手書。有無未嘗不相通也。升沈未嘗不相聞也。文藝未嘗不相質也。統在自出幕府。浮沈州縣者近十年。充出使英法西班牙三國參贊者。又五年。頗以未盡所用。鬱鬱不樂。既而

天子驟用為出使日本大臣。任將滿。遽丁內艱。服闋復用之。前後凡奉使六年。適值朝鮮內變。強鄰隱集戰艦。將駛往襲取其國都。純在偵知。密電馳報。余時在署北洋大臣張靖達公幕府。力勸速發兵輪。統以大將。風馳電邁。遂執戎首以歸。敵軍遲到半日耳。至則內亂已定。受盟而退。朝鮮無事。今傅相合肥李公追論純在前勞。天子簡授川東兵備道。監督重慶新關。純在蒞官兩年。諸所規畫。卓然可觀。來書自以生平志事。垂老無成。若有未慊於懷者。純在統在。胡不追味文正之言。而不自得若此乎。余昔盤桓幕府。靜觀世變。垂二十一年。出而任事者。逮十年。始知文正之論實不我欺。大凡經世百務。機之已至。我一措注。推挽者四出而助之。非必恃權位之重也。機之未至。我極經營。踟蹰者四出而撓之。不盡由權位之輕也。純在惟置其難自主者。靜以俟時。珍其所固有者。聊自怡悅足矣。純在為文。恪守桐城義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則以求闕齋為師。文凡六卷。顏曰拙尊園叢稿。倉卒未及鈔示。然純在之文。大半皆余所及見。其翹然傑出者。猶往來余胸中。也可傳也。

出使四國奏疏序

奏議古文之一體也。昔曹文正公選鈔奏議。宗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家。鳴原堂論文。專論奏疏。亦既涵其涯而挾其奧矣。蓋古今奏議。推西漢為極軌。而氣勢之盛。

事理之顯尤莫善於賈生陳政事疏。劉子政封事。忠愛懇款。發於至性。諸葛武侯出師表。規模宏遠。結撰之造。皆與賈氏文相輔翼。惜乎其不多覲也。漢氏以降。文章道衰。風骨少墮。唐代韓柳有作。奏事之文。為之不多。限於位與時也。陸公以駢偶之體。運單行之氣。文正謂其理精。則比隆濂洛。氣盛亦方駕韓蘇。洵非虛語。蘇文忠奏議。終身效法。陸公益以敷奏君上之體。宜乎條暢軒豁。能如是。亦足矣。夫長沙究利害。宣公研義理。文忠審人情。三家各有深詣。文正宗之允矣。竊又以為文正奏疏。參用近時奏牘之式。運以古文峻潔之氣。實為六七百年來奏疏絕調。每欲汰幕客代擬之作。專存文正手筆。棠鈔數卷。私資揣摩。卒卒未果。然奏疏一體。前則三家。後則文正。皆福成所服膺弗失者也。曩在幕府。嘗載奏牘。均係代作。奉使四國以來。忝列京卿。有奏事之責。非使職所及者。不敢妄陳。癸巳之秋。期滿將歸。數行篋得疏稿數十首。稍刪循例諸作。釐為二卷。俟質當世。亦以自鏡云。嗟夫。經濟無窮。事變日新。今方西洋諸國情狀。賈陸蘇三公與文正所不及覩者也。福成既睹四賢未睹之事矣。則凡所當言者。皆四賢所未及言者也。惟其為四賢所未及言。居今之世。乃益不能已於言。安得起四賢於今日。抒厥壯猷。一啟後人之不逮耶。夫古人雖往。事理則同。論事者不得因其事為古人所未論。遂謂奮筆纂辭。可不師古人也。此福成所以益

畢然高望於四賢也。光緒十九年冬十月，無錫薛福成自序於英倫使館。

出使四國公牘序

公牘之體，曰奏疏，下告上之辭也；曰咨文，平等相告者也；其雖平等而稍示不敢與抗者，則曰咨呈，曰劄文，曰批答，上行下之辭也；其施之官稍下而非所屬者，則曰照會，曰書函，上下平等，皆可通行者也；曰詳文，曰稟牘，皆以下官告其上官者也；官在兩司上者可勿用。大臣出使，有洋文照會者，蓋以此國使臣告彼國外部大臣之辭，亦即兩國相告之辭也。執筆者宜審機勢，晰情偽，研條約，諧公法，得其竅，則人為我誦，失其竅，則我誦於人，是非於此明，利害於此形，強弱於此分，實握使事最要之綱領。使事既有端緒，然後述其梗概而奏之，而咨之，劄之，意有未達，則再為書以引伸之。胥是物也，故凡治出使公牘者，必以洋文照會為兢兢，而諸體之公牘，皆由此生焉。電報雖為昔日所無，邇來善襄公務之機要，大半渾括於此，故亦當附公牘之列。余奉使海外，四閱寒暑，既甄錄疏稿，都為一集，復裒咨函劄批之稍關國計民生者，暨洋文照會與電報彙存八卷，時自覽牘以備考鏡，焉自我中國通使東西洋諸大邦，所以諮政俗聯邦交保權利者，頗獲無形之益，然使職難稱之故，蓋由中國風氣初開，昔日達官不晚外務，動為西人所欺，西人狃於積習，輒以不敢施之西洋諸國。

者施之中國。為使臣者。遂不能不與之爭。爭之稍緩。彼必漠視而不理。其病中於畏事。爭之過亢。彼必借端以相尤。其迹疑於生事。邇來當事。願生事者較少。而習畏事者較多。故失之剛者常少。而失之柔者常多。余生性褻拙。凡遇交涉大事。輒喜斷斷爭辯。爭之之具。必以洋文照會為嚆矢。有時用力過銳。彼或怒而停議。然未嘗不得自轉圜。未嘗不稍就我範圍。蓋我雖執彼所不願聞之言。而其理正。其事義。其氣平。出以忠信之懷。將以誠懇之意。知彼不能難我也。然後斷然用之以難彼。而勿疑其端倪。可見於文牘者。亦僅十之四五而已。久之彼且積感而輝疑。轉勝而為敬。欺者不敢復欺。爭者可漸息。爭矣。慎欲與爭辯。則平日之聯絡布置。尤不可不慎。譬之鬪弓者。必和其幹。調其絲。引矢一發。鼓力雖勁。不至孤折。弦絕者。審固於先事也。洋文照會。皆余授意。譯者所擬。然後再譯為華文。中西文法。截然不同。頗有詰屈聱牙之嫌。余恐汨其真也。未敢驟加刪潤。後之覽者。亦會其意焉可耳。光緒十九年冬十月。無錫福成自序於英倫使館。

叙曾文正公幕府賓僚

昔曾文正公奮報元之會。躬文武之略。陶鑄群英。大真區宇。振頹起衰。豪彥從風。遺澤餘流。流行數世。非獨其規恢之宏闊也。蓋其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

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鑒為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云。竊計公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閣偉則太子太傅大學士肅毅伯

合肥李公。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長沙郭公。嵩燾筠仙。

郭公原籍因避

家諱改書其

郡下從此例兵部侍郎巡撫陝西長沙劉公。蓉霞軒。雲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次青

明練則四品卿銜內閣侍讀長沙郭公。崑燾意城。候補道長沙何應祺。鏡海。武岡鄧輔

綸。彌之。欽程桓生尚齋。主事甘晉子大。直隸清河道漷陽陳衆作梅。河南河北道奉

新許振棣仙屏。四品卿銜吏部員外郎嘉興錢應溥子密。候補道長洲蔣嘉城。統鄉

定遠凌煥。曉嵐。淵雅則知和州直隸州長沙方珣元子白。江蘇按察使中江李鴻裔

眉生。四品卿銜刑部主事欽柯。鉞。筱泉。候補道黟程鴻詔伯。專。候選知府陽湖方駿

謨。元。徽。江蘇知縣淑浦。向師棟。伯常。出使日本記名道遵義黎庶昌。統齋。知冀州直

隸州桐城吳汝綸。摯甫。右二十二人。李公功最高。公之志業。李公實繼之。郭公劉公

與公交最深。所議皆天下大計。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

散之四方者。惟略則太子太保大學士恪靖侯長沙左公。兵部尚書衡陽彭公。玉麟

雪琴。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漢軍李雲麟。兩蒼。權福建布政使護巡撫事益陽周開

錫壽。冊。候補直隸州。贈太常寺卿雲騎尉長沙羅萱。伯宜。安徽布政使權巡撫事

新建吳坤修竹莊。甘肅甘涼道合肥李鶴章李奎。碩德則兵部尚書總督兩江開縣李公宗義雨亭。兵部尚書總督湖廣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部侍郎總督東河河道南昌梅啟照筱巖。前兵部侍郎巡撫安徽銜陽唐訓方義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川陳蘭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撫山東桂陽陳士杰。俊臣。光祿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屬。清才則太僕寺卿瑞安孫衣言琴西。監察御史烏程周學濬縵雲。前知建昌府江陰何斌蓮航。候補直隸州湖口高心夔碧淵。雋辨則候選道陽湖周騰虎韜甫。前湖南布政使劍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撫廣東望江倪文豹蔚岑。前山西冀甯道東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人。左公彭公功最高。李雲麟聞公下士。徒步數千里從公。皆才氣邁眾。練習兵事。而受知於公最先。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古文則瀏陽縣學教諭巴陵吳敏樹南屏。前翰林院編修南豐吳嘉賓子序。候選內閣中書武昌張裕釗廉卿。閱覽則前翰林院編修德清俞樾陰甫。正江縣學訓導長沙羅汝懷研生。諸生新城陳學受藝叔。知永甯縣當塗夏斐謙甫。江蘇知縣獨山莫友芝子儗。舉人衡陽王開運紉秋。秀水楊象濟利叔。刑部郎中長沙曹耀相鏡初。出使俄羅斯參贊道員武進劉翰清開生。知易州直隸州陽湖趙烈文惠甫。樸學則海甯州訓導嘉興錢泰吉警石。知棗強縣桐城方宗誠。

存之。候補郎中海甯李善蘭。壬辰舉人。江甯汪士鐸。梅村。候選道。石埭陳文虎。臣諸
生南。匯張文虎。嘯山。德清戴望子高。儀徵劉毓松。北山。其子壽曹恭甫。海甯唐仁壽
瑞甫。寶應成荅鏡。美卿。候選知府。金匱華衡芳。若汀。候選縣丞。無錫徐壽。雪村。右二
十六人。吳敏樹。羅汝懷。吳嘉賓。名輩最先。敏樹與張裕釗之文。所詣皆精。莫友芝。俞
樾。王開運。李善蘭。方宗誠。張文虎。戴望。皆才高學博。著述斐然。可觀。凡刑名。錢穀。鹽
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幹濟則蘇
松太。兵備道。南海馮峻光。竹儒。徐州兵備道。歙程國熙。敬之。候選主事。海甯陳方坦。
小浦。候選教諭。宜興任伊。棟香。候選知縣。江甯孫文川。澄之。勤樸。則前兩淮鹽運使
涇洪汝奎。琴西。候選直隸州。漢陽劉世埏。彤階。候補道。瀏陽李興。銳。勉林。候補知府。
衡陽王香。倬子雲。敏。瞻則監察御史。武昌何源。鏡之。江西知縣。忠州李士茶。芋仙。候
補同知。宣城屠楷。晉卿。候補知府。富順蕭世本。廉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務。刺
繁。應瑣。雖其用之巨細不同。亦各有所挾。以表見於世。凡福成所嘗與共事。及湖所
聞而未相覩。或一再晤語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古者
州郡以上。得自辟從事。參軍。記室之屬。故英雋之興。半由幕職。唐汾陽王郭子儀。精
選幕僚。當時將相。多出其門。降及晚近。舍實用而崇科第。復為壹切條例。以束縛賢

豪而登進之塗隘矣。惟公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寤定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門。自文梓楸枏。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備其成之也。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錐鑿。終之以磋磨文飾。其用之也。則楹棟榱桷。椳闌居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迴乾軸而變風氣也。昔公嘗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訓勦僚屬。實已囊括世務。無所不該。幕僚雖專司文事。然獨克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眾流之匯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即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餉事吏事之責者。罔不起為時棟。聲績隆隆然。夫人必有駕乎天下之才之識之量。然後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僅八年。於未及同遊者。知之不詳。然於公。知人之明。與育才之心。粗有所睹矣。謹詮次公賓僚姓名。并叙其爵里。著於篇。而於所未知者。則姑闕焉。

答友人書

七月二十六日。福成白。辱惠書。見規以古誼甚盛。甚感。僕與英廷。磋磨滇緬界務。穎充唇焦。筋疲力盡。僅能成事。此與民利二字。渺不相涉。亦以既受此任。不能不為邊境籌數十年之安。外以折強敵。上以對朝廷。庶不負此官高厚祿。與數十年之遠行耳。承示益勵忠貞之志。疆場之事。度德量力。勿徒飾觀聽之美。而期獲旦夕之名。

教我不為不學。然高明所以測我者。實與鄙懷大相刺謬。自古竭誠謀國。奮身善邊。如唐之裴李。宋之韓富。當時忌者。皆有遠言。或以好名斥之。或以貪功疑之。執此二說。以撓君子。天下乃無一事可為。祇有引身退耳。僕於古人不敢希望萬一。權位亦更非其倫。若果處優自便。以不忠為忠。見量事之敗壞。袖手推諉。處構俎折衝之任。緘默不言。敷衍塞責。如世之庸庸者之所為。轉可免悔吝。而行並進。未嘗不弋高官而養後福。然如此。以得後福。不如無厚福之愈也。足下若責僕以討讎未周。爭論不力。安邊禦侮之效。未符初志。則僕知懼矣。若勸僕以輒美巧滑。玩敵誤國。則非不才之所敢聞。方今時勢。正如賈子所云。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尚憫然自以為安。僕馳驅海外。熟睹情勢。輒思殫棉力以補救一二。平日明義理。而又深知我如足下。乃亦不能相諒若此。豈惑於嫌我者之言耶。抑汨於時俗之見也。萬壽慶典。百方羅掘。得款不過數百萬金。並無四千萬之多。鄙意亦謂連年水災。可稍節者。以備賑濟。如有引其端者。必蒙 兩宮嘉納。惟進言之責。當在執政與揀垣。或部臣而已。此外為疆臣。為將臣。為使臣者。皆非所宜言。僕今雖列班臺職。寔受出使之任。未宜冒昧進言。此中精義。揆之不可不審也。恩恩率復。惟為道珍重。不宣。

國朝文匯

卷二

十

國學扶輪社印

英倫四面環海。水氣和而得中。無嚴寒亦無盛夏。然邦人士之貴富者。咸以避寒暑速徙。一歲中恒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涼之後。當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曠。去邑適野。舍業以遊。西人名之曰換氣。蓋都會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宣之。則氣清體健。而百病却。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癸巳七月之杪。余從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為巨紳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氣養人軀體。尤善於郊坰清氣也。白雷登在倫敦西南三百餘里。乘火輪車。約熟五斗米。頃即至。邦人士營此勝區。罔惜財力。歲異月新。有宮林以曠。炎陽有幽園以栽名花。有陡入海中之新舊二隱。以待遊者。法濡海氣。岸高也。則有升車以省紆繞。波平也。則有小舟以恣徜徉。海上中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可納涼。馬余初來。此神氣灑然。如鳥脫樊籠。而翔雲霄之表。所居高樓。俯瞰海濤。夜臥人靜。洪濤自應震耳。盪胸。滌我塵慮。少焉風止。日出。波瀾不驚。西望遼夏。想像亞墨利加大洲。如在雲烟杳靄中。未嘗不覺宇宙之奇寬也。於是攜侶扶筇。任意所之。見有駛電氣車者。夷然登之。風馳雲邁。一瞬千步。製造之功。逾於火輪。數百年後。其將行之我中國乎。俄而下車。步往長隄。聽西人奏樂。披襟以當海風。或送睇水滢。而美鷗鳥之忘機。或旁盼釣徒。而憫眾魚之貪餌。於斯之際。瀟灑襟襟。心曠神怡。竊意世

間所謂神仙者之樂。不是過也。春移意倦。浩歌以歸。歸而倚枕高卧。亦得佳趣。夢中如遊遠古之世。既覺。偶臨窗外。海景奇麗。臨眺萬里。恍睹金碧世界。蓋日將西匿。倒景入海也。無何。暝色已至。秉燭朗誦杜子美詩十餘首。以暢余氣。如是者旬餘始返。其諸所訪名蹟尚多。不盡記。余自春初期滿未歸。竊懷怊悵。悄焉寡懽。今而知天與人以自得之趣。隨地可以領會。初無遐邇之別也。夫誠默體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將焉往而不樂哉。光緒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記。

處士曹君家傳

君諱霖。字龍溪。世居金匱之威巷。其先有諱洙者。唐陸忠宣公裔孫也。育於曹。遂俊。曹氏自洙之子杲。迄君之本生父鑛。比四世皆以醫名。尤善兒科。杲與鑛。邑乘皆有傳。君幼攻儒書。兼涉醫理。潛心探索。乃學大進。性閒曠靜穆。不善治生。於人世間尊慕之事。一不以措意。夷然而已。鄉居授徒。人無知者。君亦不求人知也。晚乃以醫術濟人。求治者無弗效。愛棲山之巖壑清坐。遂卜居焉。歲時家祭。必率諸子肆行古禮。理董其舛誤。君子是以知君之德。足以澤於鄉。刑於家也。君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庚午卒。壽六十三。卒後五十餘年。其孫樵乃求余為之傳。

薛福成曰。君前配陳孺人。乃余外祖母陳太夫人之女弟。君之長子晉桃。娶顧孺人。

又余母顧太夫人之女兄也。余兄弟幼時多病。求醫於曹。製方輒效。曩昔兩家戚誼甚密。兵燹以後。稍疏闊矣。又聞咸豐末年。粵寇踞縣城。曹氏戚族避奔塔山者數十家。君之季子茂樞。方以醫理自贖。躬躬損財。周其衣食。必誠必腆。人賴以濟。今其子植。斐聲庠序。發聞成業。或當未艾。善人有後。諒哉。

書桐城程忠烈公道事 并序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啟。發迹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敬悚。余嘗病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披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

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然胸懷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以招之。其父賂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為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父得釋。偽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俾屬偽將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如左右手。娶以女甥高氏。今尚書威毅伯曹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江南大舉來援。累為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分其悍黨授公。俾出駐城外為犄角。公私付圍。賊數年。迄未得開。今其時矣。遂以其眾降官軍。日呼賊黨出降。賊窘且愠。縛公妻子於城上。公率眾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眾

穢焉。曹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用也。會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既巡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凡三卻悍賊。而公之功為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漸令增募其眾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三千人與俱。進逼蘇州。公批亢蹈危。力爭要害。稍翦城外賊壘。偽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聞警。赴救。累戰皆敗。當是時。李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酋。與我軍鏖戰。無錫境上。喪其眾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滬至蘇。督軍破晏門外石壘長城。燬賊營略盡。公亦盡奪。盡口黃埭。泚野。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傅城。賊眾兇懼。是時秀成之黨。惟偽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每戰猶致死。自偽納王郅雲官以下。皆有貳志。副將鄭國魁與雲官有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為介紹於公。公與國魁及戈登以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賊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公與雲官等約為兄弟。俾斬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請圖紹洸。公與諸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匿悃不告。必死於賊。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輸誠。有渝此盟。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既而秀成察雲官等戰不力。覺有變。

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軍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屬紹洸。執手泣別曰。好為之。無幾相見。遂率死黨及其孀。乘舟宵走。官軍以西洋炸破攻城。賊益不支。越三日。紹洸召雲官等焚香設誓。雲官使其從者刺殺紹洸。遂據紹洸偽府。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時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賊獻紹洸首。公親入城撫視。精壯猶逾十萬。降酋列名者八人。曰偽納王邵雲官。偽比王伍貴文。偽康王汪安均。偽甯王周文佳。偽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為。方敵血誓死生。乞公請於李公。求授總兵副將等官。署其眾為二十營。仍屯關門。晉門。盤門。齊門。雲官猶未雜髮。公欲無許。恐有變。乃姑許之。而密白李公請誅之。李公謂殺降不祥。恐嘉興常州賊嘗聞之。堅守不下。公固爭之曰。今賊眾能戰者十倍於我。粟支五年。即令憑城拒守。我軍攻之。非數年不下。徒多殺士卒與脅從之民。無為也。俾八人而全數百萬生靈之命。不亦可乎。人責兒誕。某自當之。公不從某言。請公自為之。某不敢與聞軍事矣。李公曰。既若此。任汝為之。毋負吾事。公乃復入城。與雲官等要約。以李公命盡許所請。勸令出城行參謁禮。明日日方中。李公臨公營。雲官等詣營請。李公受謁。公分軍守婁門。且陰遣營遮其歸路。李公見八人者。慰勞周至。漸引其從者宴於外。肅八人者設宴帳中。稱有公事。速歸大營。俄而破聲舉營門。閉婁門。軍亦

舉礮應之。八人者相視色動。回顧從者皆不在。遂欲出不得。忽聞大呼殺賊。蒼頭卒百餘人挺矛直入。八人者驚起止之曰。願見撫軍。惟命是聽。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將死。皆頓足曰。乃為程某所賣。公自婁門馳入雲宮偽府。以雲官之令召賊酋。桀黠者數百人皆誅之。俾賊眾盡燬軍器。賊眾皆懼伏聽命。明日李公整部入城。傳令誅止其魁。籍其老幼及丁壯。願歸農者資遣歸鄉里。能戰者編入營伍。得其資財積粟以贖軍。蘇城大定。李公由是遣軍分道攻拔常州嘉興。以感上下游之賊。賊備多力分。而杭州金陵相繼恢復。論者謂不克蘇州。則金陵杭州不能遽拔。微公設計招降。則蘇城不下。下蘇城而群酋不誅。則後事未可知。而淮軍亦不能盡銳出征。送摧堅城也。夫始約而終背之。其事謫而不正。無以服群酋之心。然公亦若願當其禍。而設誓者公。所謂不有其躬以徇功名者邪。卒之大局轉旋。生民蒙福。公之成功甚偉。而忠孝之忱亦於是盡矣。公之進薄嘉興也。涉自浮橋。度眾登城。死傷甚眾。城上發礮。飛鉛貫公左腦。壘絕。眾歸營。部下將士奮攻入城。遂殲賊眾。而公創甚。歸蘇。溫詔詢公傷狀。賞資稠疊。李公旦夕往問候。及將出視師。公猶為李公籌軍事。流涕執別。創漸合。留敗骨為椁。誓言不可去。公自拔之。血涌不止。傷腦及喉舌。不能食飲。遂以同治三年三月庚戌卒。將卒之數日。口中唸呢。皆蘇城降首事。時奮拳作格鬪狀。

忽嗔目叱曰。汝等敢從我乎。或曰。公平日意之所注。疾革神昏。以至此也。公廉於財。取軍紀律嚴。所過肅然。自不甚知書。而行軍披覽地圖。指搗不爽銖寸。或以事怒將吏。旋覺其誤。立起自責。往謝不敏。故得人死力。每遇敵。登高望之。即知其強弱。堅瑕偏正。分合。隨宜應之。臨機果斷。赴敵迅疾。每單一隘。必斷賊援師。絕糧道。動中竅要。其將略。殆天授也。戈登初與公為昆弟交。每戰必偕。及誅降酋。戈登誓公。誓不相見。聞其卒。乃哭之。乞於李公。以公督戰。時二長旂。搗歸國為念。其為遠人推服如此。

書江西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昔者中興將相之崛起楚淮。諸軍之驅除勦寇。如風掃殘。如山壓卵。其間偶以中材。邂逅從軍。休末光而躡青雲者。何可勝道。若楚淮諸賢。未得志以前。力扼要衝。百戰以摧寇讎。俾不得縱橫四出。其威名尤著者。莫如向忠武公榮。張忠武公國樞。次則忠勇公吉爾杭阿。亦復樸動奇偉。奮志滅賊。數公英略。不亞楚淮諸賢。相繼指持危局者。殆七八年。祇以風氣乍開。天時未至。不幸中道淪喪。所部將士。前後覆沒。靡有孑遺者。近十萬人。忠義智略之士。未竟厥施。躬冒大難。斷脰決腹。一瞑不視。而湮沒不彰者。豈少也哉。如余所知。江西候補同知祝君。亦其一也。君諱錫勳。字襄旻。世居無錫。生有犖性。事親孝。輕財好施。亦喜談兵。咸豐五年。援例以通判赴江西候補。道

出鎮江。適撫吉爾杭阿公駐師九華山。君獻策軍門。且輸礮彈五萬斤。吉公檄令統健勇營。旋隸總統張忠武公部下。兼領武奮營。從克丹陽。句容等城。叙功以同知即補。八年七月。率所部二百人。聯絡民團。駐守溧水。賊不得逞。九月。總兵虎嵩林兵潰。賊眾大至。君巷戰不勝。死之。賊焚其尸。年僅三十二耳。越十有三年。縣局采訪忠義達諸行省。大吏以聞於朝。始獲卹。祭如例。嗟夫。奇傑之士。思乘時建樹。一也。或憑藉有基。勳業爛然。或運會不諧。功敗身殉。遭逢既已懸絕。傳不傳尚未可知。名之顯晦。獨非命邪。雖然。祝君事。猶幸見訪於縣局。而報卹及之。其諸為報卹所不逮者。雖欲攷其姓名末由也。爰揭祝君以例其餘。為彼懷奇負異。而沈泯無聞者。弔焉。抑又思之。履危蹈忠。瀕氣常留。其得於天地者。獨厚。豈果以名之顯晦為重輕歟。則雖沈泯無聞。謂之有聞可也。

書沔陽陸帥朱陶江甯事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沔陽陸建瀛字立夫。以道光壬午年。由藍司致大用。頗英銳。任事好談經濟。有蹇蹇當官之稱。亦稍結納賢士大夫。一時名流如淑浦嚴正基仙舫邵陽魏源歿深。上元梅曾亮伯言。元和陳奐碩甫等。皆為所羅致。又謹事當路諸公。得其驩心。諸公既驚歎其能。爭為揄揚。由是聲望溥起。眷倚日隆。天下有大政益埤。

之咸豐二年。粵賊出嶺嶠。越洞庭湖而北。勢張甚。陸帥時在豐工。督辦河南合龍事。宜嘗從容語幕客。群盜弄兵。無堅不摧。然實趁速略。當今苦無任事者耳。因屬草疏。擬戰守事四條以上。文宗嘉之。諭令察度軍情。如必親往扼要調度。可即酌量籌辦。不為遲制。又令分飭文武大員。於水陸要衝。即節嚴防。毋稍疏虞。陸帥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然在小孤山設防。不如在上游黃蘄等處設防。上授為欽差大

臣。並賞選頭品頂戴。命江蘇巡撫楊文定馳守江甯。冬十月。陸帥由豐工還江甯。與將軍巡撫等會籌防務。調兵募勇。倉卒未集。上游羽書狎至。冠警日棘。乃以十二月庚寅祀轟出師。奏稱東西梁山及荻港。各需兵千人防守。請由江蘇安撥巡撫。如數酌撥從之。先是陸帥派兵三千。往防湖北武定下游之老鼠峽。至是適壽春鎮總兵恩長為翼長。以濟師。俾率松江提標兵二千先行。陸帥自率續到兵數百。親軍數百。與勇弁募客乘舟湖江。倍道前進。三年春正月丙午朔。賊去武昌。盡銳東趨。俘男女數十萬。船艦十萬。中江而下。新舊賊循兩岸夾江分馳。當是時。海內承平久。武備日弛。綠營兵尤積疲不可用。陸帥兩次所遣進防老鼠峽之兵。皆時零募集。兵將不習。分數不明。既到防。檣舟江岸。並不度地為營。自固綠營兵於濬濠築壘。亦本非所詣。偶或登岸操演。飾虛藝以炫眾。見者皆目笑之。聞賊將至。隨寒氣索。船已漸稀矣。乙

百夜。思長與賊逐。麾兵進戰。中礮墮。江死師潰。陸帥先以十二月乙巳晦。次九江。休兵數日。已知賊棄武昌而東。乃命遣舟上駭。逢渣平白。思長敗。賊從兵聞之。兇懼。返棹順流疾行。蓋距九江未遠也。今紀戴家謂陸帥以丙辰日抵廣濟之龍坪。不知龍坪在九江上游百餘里。賊於甲寅日已陷九江。豈有安行兩日不遇一賊之理。此殆奏牘鋪飾之辭。非事實也。江西巡撫張希駐守九江。亦引軍退。賊居九江五日。九江已空無人。賊無可戀。悉眾進。蹙安慶。陸帥連小舟夜過小孤山。是時有標兵數百。駐營山椒。安徽按察使張熙宇督礮船泊山趾。名為防守。眾固知其不足恃也。然小孤山兀峙江中。巋然為東南屏障。其峰斜對南岸。彭郎磯內寬里許。北寬半里。兩岸縱礮均及中流。彭郎磯背倚江濱。尤宜置堅臺巨礮。若使預為措注。恐要害以格。勅寇長驅之勢。即可徐籌戰守。相機截擊。而乘其敝。惟蔡臺製礮。非經營數年不為功。且必有精練陸軍及水師互相聯絡。方收實用。無論當事者未見及此。即使知之甚明。復有其事。惟才力而賊勢如潮涌。如風雨之驟至。亦斷不暇辨此。則亦不能盡為不辨者咎也。陸帥徑越小孤。不敢留標兵礮船。一夕不知所往。自是賊直瀕江。數千里。如入無人境矣。陸帥乘肩輿過安慶城外。巡撫蔣文慶登陴問戰事。陸帥恣載搖手曰。賊勢浩大。萬不可敵。蔣公遽入城同守。不聽。壬戌賊陷安慶。蔣公殉焉。甲子陸

帥至江甯。隨行僅十七人。並兩舟而已。蓋自九江以下。水陸兼行。凡七晝夜而達會城。並撤蕪湖枝港板子磯防兵。歸東西梁山。聲言將親督廣艇暨舢板船。進防東西梁山。未及行。師船已不戰而退。將軍等致書趣令仍赴上游迎剿。不答。請結營城外。為犄角。亦不答。將軍等詣商戰守事。稱疾不出。凡閉閣謝客者三日。楊文定稱總督已歸。即日拜疏。移守鎮江。於是將軍祥厚。提督福珠洪阿。副都統霍隆武。布政使祁宿藻。會疏劾總督巡撫。喪師避寇。狀有。詔陸建瀛前已革職。著交祥厚等。詳委員解刑部治罪。楊文定革職留任。率同文武備守鎮江。祥厚兼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然暉程相距二千里。比奉。詔旨已在城將陷時矣。賊居安慶三日。運藩庫銀三十餘萬兩。漕米四十餘萬石。登舟去。仍留賊守安慶。丙寅陷太平。庚午陷蕪湖。辛未福山鎮總兵陳勝光。以水師迎戰蕪湖。眾潰。勝光中砲墮江死。壬申賊前隊薄江甯。周視城外形勢。城上槍砲齊發。賊飲軍不動。甲戌大隊悉到。聯營二十四座。賊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里洲。麇集盡萃。莫紀其數。明日眾賊傳于城下。攜具仰攻。晨夜不息。兵民協力固守。聚寶門外米商自募練勇殺賊。賊將敗矣。城上開砲助威。誤中數人。練勇駭散。祁宿藻望見憤甚。嘔血死。賊在儀鳳門外靜海寺中。掘隧道百餘丈。抵城隅。實火藥其中。二月乙酉旦。震聲自然。地雷發。城潰。賊驟登。第二雷又發。燬賊數

百官兵驟踊獻馘領賞守陴兵轉寡賊大至因調西北隅防兵北嚮堵禦相持正急別隊賊門於水西門噉嚙衝入官兵潰祥厚等退保內城旗營男女登陴守禦內城又陷死者四萬餘人忠勇公祥厚果毅公霍隆武壯敏公福珠洪阿皆力戰死之知上元縣劉同纓公服坐堂皇罵賊死之前廣西巡撫鄒鳴鶴隨辦團防亦死焉前定海鎮總兵湯貽汾告休倚寓從容賦絕命詩自縊官民被驅脅屠戮者無算陸帥來小輿往謁將軍還至十廟前遇賊叢刃斫之死

上命賞還籍沒家產給卹典贈

益御史方俊疏論之乃撤卹贈仍還總督銜江南士庶追怨陸帥不能禦賊浮議籍籍籍謂陸帥實已降賊建陽守備汪大臣稟報大帥向忠武公謂望見陸帥首裹黃巾與官軍接仗向公訪城中逸出兵民陸帥實於城陷時被殺劫大臣誣讎上官抵罪遣戍賊既陷江甯踞為偽都益縱悍黨四出大江南北十餘行省皆為之震撼前後用兵凡十二年而始克之嗚呼何其失之易而復之難也夫數百年一逢之浩劫若其有數焉存乎其間或非人力所能挽回當道成之際民不知兵強寇竊發鎮外其勢甚忽震盪是時楚軍淮軍風氣未開盡臣武臣但倚疲霖渙散傭丐充數之營兵當彼黠悍方張之寇譬若驅群羊咋餒虎撮稿葦以燎於洪爐至則靡耳此由吏治軍政錮習積弊釀於百年之間其咎不在一人亦非一手足所能為力即使中興諸賢

馭值此變。亦將束手。陸帥總督四布政司。權力最廣。受人責備亦最嚴。然總督之權。統轄綠營耳。彼閩境營兵。按其籍當不下十萬。而虛額頂冒去其半。守汛及武員私役。再各去其半。所以徵調半年。僅得數千人而止。此數千人者。皆未習戰陣。遇敵輒北。不啻竟無一兵。是總督亦徒手耳。以徒手之人。責其捍蔽江東西全境。庸有濟乎。嗟乎。膺天下之威柄者。負天下之指摘者也。陸帥狃於承平之時。憑藉國家寵靈。令肅風流。無嚮不濟。不悟兵事之難。須實有歷練。更非河工諸事可比。乃欲藉出境禦寇。塗飾庸眾耳目。上希 寵眷。邀取軍符。以為榮。貿然一行。茫無布置。固無不債事之理。向使陸帥於賊未出嶺之時。豫籌巨款。甄拔良將。募練一二萬人。為生力軍。以備迎剿。最為上著。然此等深識遠慮。未可以責之陸帥。且賊蹤剽疾。亦實措手不及。其次則專駐江甯。就所有之兵與餉。力保會城。並在采石磯堵遏。但能固守一月。待向帥大軍一到。可以不陷。乃計不出此。挈數千疲弱之師。進守鄰疆。不必守之地。而於部勒之規。控扼之方。策應之機。愴然不知為何事。躬未到防。輒已敗潰。又復倉皇退避。窮日夜力。狂奔以為民望。至使沿江上下將吏兵民。聞風逃徙。無一堅城。稍阻賊勢。既返會城。自慚喪賊。不與將軍等會議防務。以致城中無所適從。坐失事機。此其誤國殃民之大者也。蓋總督不出則已。既出而九江失守。惟有駐守小孤山為

死所均之一死較之死於江甯為愈矣。陸帥不善自為計。及既遁。逃失勢。威望掃地。官民交譏。始無一事可為。而其始則尤誤於逃出也。然則人生不幸。丁多事之秋。都崇高之位。苟無閎識以慮之。毅力以居之。其不至誤全局而自蹈慘辱者幾希。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昆明何桂清。字根雲。家世徽甚。弱冠入翰林。循資八遷。而至侍郎。督學江蘇。值粵寇倣擾江南北。頗屬幕客輩。疏陳兵事。糾劾疆吏之退縮。憤事者持論多侃侃。文宗奇其才氣。改官浙江巡撫。年未四十也。撫浙數年。通判徐徽

枝其同官王有齡之駮。遭道員訐告。巡撫獎薦不公。何帥奏陳顛末。語稍亢激。

天子責之。引疾罷歸。已首塗矣。適闕兩江總督。上詢軍機大臣。此官以籌餉為

命脈。孰能勝任者。大學士彭鴻章奏稱。何桂清在浙江餉徽州全軍數萬人。未嘗闕

乏。上建其言。授兩江總督。彭相故與何帥同年進士。何帥頗謹事之。彭相亦傾

心推轂。以謂夷難濟變。英傑者儔也。何帥復力薦。王有齡善餉精敏。擢江蘇布政使。

由是總督藩司。呼吸一氣。攬巡撫徵餉察吏之柄。有齡愈益發舒。巡撫趙德轍不能

事事。移疾去。未幾。幫辦軍務提督張忠武公國樞攻克鎮江。何帥以籌餉功。加太子

少保。咸豐十年春正月。張公總統諸軍。攻克九洲洲。何帥又以籌餉功。加太子少保。

當是時。何帥溼承 眷倚。慷慨談兵。計謀幅湊。聲譽翔洽。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天下稱何胡兩宮保云。張公既克九洲洲。進克上關下關。遂與

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忠壯公和春。濟濠築壘為長圍。以困金陵。賊渠洪秀全告急於江北皖南諸巨酋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李秀成等。秀成慄慄不如。諸賊最後起。頗狡黠。欲披官軍之勢。與其黨謀曰。官軍精銳悉萃金陵。其餉源在蘇杭。今金陵城外長濠已成。官軍內圍外禦。張國樞又噴噴善戰。攻之難得志。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金陵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分師奔命以救之。我矚大營虛弱。選軍急擊。躡破大營。則蘇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悍賊千餘。襲破涇縣防軍。遂陷旌德。二月戊戌。進陷廣德。攻陷四安防營。總兵李定泰跳遁。賊由安吉武康直犯杭州。諸路同時告警。 上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分

大營兵勇五之二以昇之。玉良過蘇州。布政使王有齡留之二日。俾閱城垣。壬戌賊臨杭州。將軍瑞昌等退保子城。三月丁卯。玉良兵至杭州。與瑞昌內外夾擊。賊黨寥寥。不耐戰。遂宵遁。官軍追復臨安孝豐安吉等城。何帥奏稱。玉良受有齡密計。攻復杭州。上擢有齡巡撫浙江。已卯。何帥遣總兵熊天喜曹秉忠。率水陸軍攻復長興。賊洞和。大營留兵愈寡。由浙境風馳而西。陳李楊諸酋各挾全部。先後麇至。大會於東

嶺。乙酉攻建平及東壩皆陷之。進臨溧陽。圍金壇。先是金陵大營兵勇七八萬人。月支餉銀五十萬兩。皆取辦於蘇松常太。及浙江之杭嘉湖甯紹諸郡。兩江總督駐常州。專主餉事。未嘗闕乏。故能維持八年之久。及和張二帥益募壯勇。增築長圍。需餉有加。浙江告警。大營分兵馳救。驟加行費。浙江自顧不遑。餉亦不繼。糧臺收款驟絀。月短二三十萬金。何帥馳書告和張二帥。請自後閱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頓兵日久。將卒雖習戰事。實已驕佚。酗酒狎妓。酣嬉無度。月支足餉。尚不敷用。及驟聞減餉事。則恨恨如有失。翼長提督王浚為和帥所倚。把持軍政。藉勢侵剋。眾情蓄憾。互相傳播。賊若來攻。吾輩堅勿出戰。任大帥與翼長自為之。賊欲圍大營。詭若將嚮蘇常者。以廢官軍。遣別隊由溧陽逼宜興。進躡武進之夏溪隍里埭。烽火去常州四十里。王有齡將之杭州。己丑如常州。議兵餉事。何帥奏令會辦軍務。奕寅有齡調駐蘇之威武。振軍一千人至。辛卯副將周天孚由浙江率數營至。大營新募潮勇數千。亦至自浙江。和帥先後調防守揚州之總兵馬德昭及援浙之參將羅布賢。各以兵三千往援金壇。何帥檄令德昭等援常州。遣天孚及潮勇往金壇。賊遽退出武進界。盡趨金壇。閏三月丁酉攻陷句容。自是大營後路斷矣。戊戌張玉良全軍至常州。中途疊接和帥檄調援大營。及抵常州。和帥連馳羽書令前調之。何帥曰。彼不知我欲守

常州郡。留不遣。和帥復調馬德昭住援。亦不許。己亥。羅希嘏一軍。自宜興至。庚子。熊天喜一軍。自廣德至。前後到郡兵勇二萬數千人。王有齡蒞官浙江。何帥如夫左右手。有齡由駟日發一書。為何帥規畫甚備。戒勿離常州一步。且曰。艱難之秋。萬目睽睽。大帥為進退。一搖足。則眾心瓦解。事不可為矣。有齡蓋洞見何帥癡結而砭鍼之也。是時常州無賊。何帥飛章報捷。奏陳常鎮軍情。凡常州宜興鎮江丹陽金壇為路五。共需兵若干。統帥張玉良節制。自任力保蘇常。辭氣甚壯。何帥意在擁眾自衛。蓋已置金陵大營於度外矣。辛丑。群賊悉詣金陵城外。進矚大營。大半多空壘。群賊環攻橫突。死咋不退。副帥張公激勵將士。搏戰七晝夜。賊來益眾。餉又不繼。外無援。應。諸軍能戰者。多留駐常州。九檄而不至。戊申。甚雨。雷電以風。大雪厚尺餘。寒甚。人多僵凍。兵勇連日。至王浚帳下索餉。不得。則肆掠通衢。將吏不能詰。己酉夜。諸營火起。王浚部下先遁。和帥部下繼之。全軍遂潰。和帥及幫辦軍務光祿寺卿許乃釗。翼長王浚等。狼狽走鎮江。委棄餉銀鍋帳軍械無算。張公部眾尚未動。聞大帥已退。張公頓足曰。八年心力。墮於一旦。憤激欲自殺。部將苦止之。明日乃自殿其師。徐退至鎮江。賊不敢逼。何帥恐和張劾己也。亟致書慰勞。請移守丹陽。和帥先至丹陽。遣熊天喜進營白堊。張公招集潰眾。越二日。統一萬三千人。抵丹陽。俾總兵馮子材以

萬二千人守鎮江。張玉良自常州城西南五里裏至西北結二十營。何帥奏稱丹陽以上軍務和春張國樞主之。常州軍務臣與張玉良主之。俟布置稍定。進圖溧陽。實皆空言也。何帥趣和張進援金壇。新敗之後。士氣不振。未及休養。賊已由金壇之珥村繞出丹陽南麓。馬德昭進剿於奔牛。賊趨呂城。隔絕常州丹陽大道。熊天喜軍潰於白塊。自殺。癸亥。李秀成率賊十萬至丹陽。憚張公威名。未敢輕進。步步為營。以造城下。張公開南門出戰。秀成望見徽志。人馬辟易。既潰。復集之軍。因連日索鍋帳軍械於常州。不能得。復大潰。賊按兵未動。張公揮親軍奮馳廬之。潰卒塞塗。敵隔不能得前。賊溷入潰卒中。狙擊張公創甚。獨手刃數賊。躍馬入尹公橋下。死之。明日和許二帥以十二騎奔常州。何帥聞丹陽失守。大驚。總理糧臺前按察使查文經希何帥意。挈諸司道薛煥王朝綸英祿聯銜稟請退保蘇州。何帥得稟。大喜。即拜疏言和春已至常州。軍務仍歸督辦。臣即駐蘇州。籌餉接濟。紳民耆老數百人。即夕執香赴棘門。跪請留常。文經諭之不解。執鞭之士出扶之。猶不退。何帥怒。遽令開洋槍縱擊死者十九人。先是何帥密遣親軍搜送其父及兩妾至通州。特張榜禁遷徙。並派兵嚴查諸門。紳民曰。彼置我輩死地。自示不走。無非使其獨走之私。毋宜留之。俾與我輩同死。夏四月乙丑朔。紳民復相聚遮留。聲勢益洶洶。何帥懼。微服由間道脫走。步

行出東門上馬。遇知府平翰在城外巡徼。疑其追己也。手槍擬翰以嚇之。翰退避。乃怒馬絕塵馳去。從者待十里外。棧舟還河之虞。遂率親兵五百赴蘇州。查文經以護運餉銀為辭。先一日登舟去。城中文武皆奔散。惟通判諾穆歡布兀坐危城中。請軍聞總督已走。宵燭。悉奔蘇杭。縱火劫殺。為賊前導。惟張玉良尚在城外。為守禦計。先燔附城民屋。軍士因肆剽掠。丹陽潰兵繼之。賊隊踵至。丁卯。玉良赴西路。輅賊接戰。賊分隊由間道來襲城。守營兵叛應賊。玉良率餘兵退營。無錫之高橋。城外民屋被焚者。既無可居。皆入城助守。糧臺尚存銀七十四萬兩。米鹽薪油雜貨。稱是。紳士中一舉人一醫士。倡議擁通判為城主。苦守數日。庚午。常州陷。通判及二紳死之。紳民遭屠戮者尤眾。以何帥禁遠徙故也。何帥至蘇州。巡撫徐莊愨公有壬不納。下令從總督者毋許一人入城。遂劾何帥棄城喪師。暨親兵在道焚掠狀。奉旨革職。擊解來京審訊。何帥次於潯野闕。和帥亦由常州奔至自殺。何帥走常熟。紳民遞稟。稱常熟小邑。不足煩督府親駐。請免稅駕。以召寇。何帥告以親兵乏餉。紳民致餉銀千兩。贖儀二百兩。約無逗遛。棧舟三日。宣言當借洋兵。遂之上海。甲戌。張玉良禦賊於高橋。會合宜興守將劉季三。退來之兵。苦戰一晝夜。兵敗復振。賊由間道。統出九龍山之西。襲陷無錫。玉良前後受敵。收餘眾。退至蘇州。蘇州兵餉。皆被何帥徵入常州。

稍有留存者。王有齡又挾以赴浙。徐公以撫標兵不可用。俾王良入城助守。潰兵復為內應。丁丑蘇州陷。徐公死之。遺疏劾何帥感國殄民。王良奔杭州。何帥奏稱和春。渣遊。兵勇解體。大局搖動。非臣書生所能支持。得旨平時侈談彼短。一旦決裂。不知認罪。猶以書生自居。可嘆可恨。殊有愧書生二字。何帥簡任兩江也。軍機大臣長沙彭相力薦之。金陵大營既陷。

上慮蘇常必危。彭相輒奏云。何桂清駐常州。籌畫精詳。又有張國樞張玉良。馳健絕倫之將。文武協力。戰守有餘。寇奚能為。不數日。警報狎至。則蘇常相繼陷矣。上訝彭相言不讐。且無知人鑒。解彭相軍機大臣。

尋自陳衰病。請致仕。許之。賊既據蘇常。分黨長驅。數月間。連陷太倉松江嘉興諸州郡。及杭湖屬縣。惟鎮江上海兩城。孤懸賊中。越一年。浙江全境遂淪於賊矣。夫粵賊長技在批亢抵巇。多方誤我。善應之者。當厚集兵力。攻所必救。稍遣偏師能戰者。與彼別隊相角逐。稍久則彼情見勢絀。狡謀自敗矣。且兵家之忌。莫患乎為人所致。彼聲東則我分兵以東趨。彼擊西則我悉師而西驚。銳氣耗竭。根本空虛。倉卒之間。為寇所乘。向和二帥圍攻金陵。皆坐此以致潰退。然當和張二帥徵兵之時。使何帥不挽其權。亟令張玉良馬德昭等能戰之師。倍道兼行。併力犄角。相機運奇。遣張聲援。廣元餉械。源源接濟。則劾寇可卻。大營可全。蘇常亦可保也。乃無事則籌略紛紜。臨

變已張皇失措。一聞賊至。心隕膽破。明知大營萬分危急。稽留動軍。置之無用之地。是誠何心。卒至老營勢孤援絕。賢將精卒。併命同殉。悍夫騎兵。乘機鼓譟。大軍既覆。常州遂危。輒復率首倡逃。不能為一日之守。曩者被留之勁旅。轉瞬悉化為潰卒。群賊踵而驅之。勢如黃河奔流。一瀉千里。遂令東南都會。財賦奧區。為豺虎窟宅者五年。荼毒生靈。全局震吸。誰之咎也。君子於是平情衡量。謂何帥之罪。浮於陸帥多矣。至若陷紳民以規自脫。殪父老以拒攀留。斯又陸帥所不屑為者。譽盈罪積。中外共棄。無地措身。為天下僂。雖曲護何帥者。欲為解免。夫孰得而解諸。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

英吉利法蘭西以咸豐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廣州。執總督葉名琛。久踞不退。注謀在改約章。索償款。增商埠。自謂據城為質。必可如其所請。講解以罷也。於是總督兩廣兼通商大臣者。為候官黃宗漢。宗漢亦承平文俗吏耳。盱衡厲色。操下如東溟。款退駐惠州。既不激勵兵練。善克會城。又不與英使會議。立約退師。某習見通商以來。主和者例于清議。挑釁者亦膺嚴譴。舉凡馭遠。綏邊。暨戰守方略。惟以閉口不言塞耳。不聞為能。英使額爾金。久不得我要領。乃糾法美二國。駛兵船北上。咸豐八年夏四月。賊至大沽海口。大沽綠營兵素不練。多懼怯。一見敵船驚潰。洋兵踞我南北岸礮

臺直隸總督譚廷襄提督張殿元等皆以疏防獲罪。遣戍監候有差。洋兵以大小輪船七暨舢板船駛入河內。直薄天津。額爾金等照會內閣。此來非用兵。蓋欲修好。請面見天子訴其事。文宗特遣侍郎銜耆英諭止之。不能耆英歸。賜死。遂命

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欽差大臣視師通州。遣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住議和約。英人多索償款及商埠。許之恐傷國體。拒之慮挑強敵。乃以兩江總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納馳赴上海。會同桂清先與英人商定稅則。再議約章。亦欲姑退之。以紓近患。修戎備也。六月。英法美三國兵船退去。秋七月。王移軍海口。修築大沽北塘營壘礮臺。購巨礮分布要害。撤州縣伐大木。輸之海墘。植叢柁水底。以禦輪船。又奏請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及蒙古兩盟馬隊前後赴軍。者可五千騎。九年春三月辛未朔。怡親王載垣馳赴天津。察勘海防事務。桂良等在上海與額爾金商定稅則。額爾金遣其弟卜魯士率兵船北駛。聲言將入京換約。桂良等告以大沽設防。當進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魯士至攔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闖入大沽海口。先覘形勢。王故羸師以張之。癸巳。洋輪十七艘駛進雞心灘。用炸礮摧斷鐵練。甲午。鼓輪直進。毀我防具。皆樹紅旗。催戰。直隸總督恒福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告以桂相已由上海馳還。請移馳北塘口外。靜待換約。否則暫令換約。官數人。由北塘至天津。

英人操使者不受照會。開礮擊我礮臺。分遣步隊蟻傅登岸。主揮鞭上馬。督軍鏖戰。戒礮臺同時開礮。沈毀數船。擊殺登岸洋兵數百。生擒二人。英領隊官傷股而寢。殞馬。洋輸入內河者。皆已中礮。不能駕駛。惟一艘遁至攔江沙外。是役也。英人狙於往歲海口之無備。且窺見臺中礮力微弱。未知我增置大礮也。貿然輕進。迨我礮擊壞數船。洋兵相顧睖眙。心手皆亂。縱礮擊擊。多不能中。海潮方上。易進難退。倉卒不能出口。而我臺礮擊敵船。沒不中者。是以獲捷。英船未入口者。留駐大沽以南。分嚮旅順威海衛大連灣大孤山遊泊測繪。皆海口形勝也。或在此購煤汲淡水。轉若為濟寇後路焉。疆吏營將聞之愴然。咸謂荒島無足扞者。會英糧船且盡。始悉南駛。當英兵開戰時。美使華若翰由北塘登岸。詣京師。呈遞國書。款以優禮。換約而返。華洋巨商知英人恥其敗挫。必興師報復。懼妨互市也。自議集捐白金二百萬兩。輸饋英餉。沮其再舉。於是英使法使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若事事遵八年原約。即可罷兵。桂清據以入告。得旨。卜魯士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約。損兵折將。實由自取。並非中國失信。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若彼自知悔悟。必於前議條款內。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令其有以回報本國。乃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倘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當是時。廟謨

以獲勝之後。欲改前約。冀英法二國。或就範圍也。然猶申戒疆臣帥臣。不得見敵。輒先開礮。致礙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為通使議和地。願北塘地勢扼要。不亞大沽。明代防倭。已有礮臺。康熙道光年間。皆修葺之。迨王督辦海防。營度於大沽北塘之間。已二三年。北塘用帑百餘萬金。僅成南北三礮臺。會有言宜縱寇登岸。擊之。若王心。雖其說旋奉。旨撤北塘之備。退就大沽營城。移其巨礮。置大沽南北岸礮臺。營城距北塘陸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議者謂禦寇不於藩垣。而於堂奧。失計已甚。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翔密疏爭於朝。不聽。翰林院編修郭嵩焘在幕府。亦力爭之。王粗於大沽之提。謂彼以船來。不能多攜馬隊。俟其登岸。我以勁騎處之。可以必勝。洋兵伎倆。我所深知。何足懼哉。嵩焘以議論不合。遂辭去。十年夏。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輪船帆船。共百艘入寇。復至大沽口。詞我設備嚴。懲前敗。不敢闖入。徐窺北塘之弛防也。遂移檣北塘。先縱小火輪船至海岸。以鐵鍊繫巨檣。鼓輪拽之。須臾檣則自拔。一檣去。復拔一檣。不二三日。而數百檣盡拔矣。六月丁丑。英法馬步隊各挽礮車登岸。先拔礮臺。官軍猶以其來換約。不之禦也。大吏派員持照會。請其使臣入都換約。不應。王整軍以出。所部馬隊。已調赴他軍。不滿五千。合京旗步隊。幾及萬人。英軍馬步可一萬。法軍八千。壬午。洋船由北塘進內港。我軍馳往扼之。適值潮漲。船不

能動。懼為我軍所襲也。高懸白旗。示欲議和狀。我軍信之。不敢縱擊。比潮長。洋兵出不意。薄我師。我師被挫。洋兵由北而南。將逼大沽。抵新河。我軍禦之。洋兵先以七百人出戰。王矚其寡也。麾勁騎馳之。洋兵退。乘勢蹙之。洋兵各執一槍。精利無前。數十步外。即不能近。俄而七百人為一字陣。每人相去數十步。陣長數里。絡我馬隊三千。漸圍漸迫。我軍不能退。突圍欲出。洋兵發槍無不中。我軍如牆之墮。紛紛由馬上顛墮。近世火器日精。臨陣者。以俯伏保進為避擊之術。騎兵人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為眾槍之的。然後知槍破既興。騎兵難以必勝。或反足為累也。戊子。王師敗績於新河。收合馬隊出者七人而已。精銳耗竭。勢遂不支。退保唐兒沽。英法軍張甚。出全隊攻軍糧城。又攻副都統德興阿之營於新河。皆陷之。大沽北塘。如左右戶。新河復居大沽之背。是時洋輪由北塘分擱大沽。駕大礮擬我礮臺。以扼我前步騎。踞新河以餉我後。大沽礮臺益危。礮穴外向。不能反擊。王所經理三載之工程。與數百萬之帑金。悉置無用之地。王始悔縱敵登岸之非計。而事已不可挽矣。庚寅。我軍復退。洋兵進踞唐兒沽。辛卯。奉 硃諭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別。倏逾半載。大沽兩岸。正在危急。諒汝憂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稍有挫失。須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頭截剿。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以國家依賴之身。與醜夷拌命。太不值矣。南北岸

礮臺。須擇大員代為防守。汝身為統帥。固難擅自離營。今有特旨。非汝畏蕙。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計。殊負朕心。握管悽愴。諄諄特諭。汝其懍遵。壬辰。特派侍郎文俊武備院卿恆祺。馳往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二國使臣入都換約。秋七月癸巳朔。

上命大學士瑞麟尚書伊勒東阿。統京旗馬步官兵九千防通州。丁酉黎明。洋兵攻大沽北岸石燈礮臺。一開花彈。殺入火藥庫。旬然震發。雷砰電轟。土崩石飛。礮臺失陷。提督樂善死之。惟南礮臺尚存。王念屢挫之後。精銳傷亡。南礮臺孤立難持久。適奉密旨。退防後路。乃撤營城及南礮臺防兵。次於通州之張家灣。與瑞麟軍相依。庚子。以疏防故。奪王三眼花翎領侍衛內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洋兵進至天津。會和議。屢講不就。遂逼通州。八月戊辰。光祿寺卿勝保率偏師邀戰於八里橋。勝保紅頂黃褂。聘而督戰。洋兵叢槍注擊。傷頰墜馬。師奔。瑞麟軍聞風。兇懼宵潰。王軍朝陽門外。己巳。天子以秋獮巡幸熱河。洋兵縱火燔圓明園。甲申。王軍亦潰。聞恭親王在長新店。與瑞麟等皆往從之。英法按軍郭外。欲邀恭親王。主和議。恭親王用恆祺居間排解。往復關說甚苦。決兩旬。和約始定。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平。當是時。曹文正公國藩督師祁門。胡文忠公林翼駐軍太湖。進剿粵寇。相持甚急。聞變合疏奏請於兩人中。簡派一人。率精兵萬人入援。會和議成。乃不果行。英法軍以海

口封凍為虞。皆於初冬退去。議者始悟咸豐七年廣州被陷之後。未始不可善為講解。內外大臣無一諳洋情者。遂於剛柔緩急。取與操縱之訣。未能適中機宜。又或專為身謀。玩視大局。普然置之不理。使彼激而生變。紛紜者數年。局勢乃彌棘矣。不然則乘大沽挫敗之後。隱示轉圜。倘得能者善為迎距。則八年原許之款。或可擇其重者抽去一二。即使仍用前約。其愈於十年所定之款猶多。且敵情叵測。大沽北塘與各海口。皆當嚴備。夫瀕海設防。猶在海駕舟也。舟之大數十丈。鑿方寸之孔。縱水漏入。則全舟沈矣。寇一入口。內地震驚。防不勝防。彼且反客為主。又以津沽屏蔽京師。而能戰之兵。實不滿萬。亦覺軍勢過單。況騎隊不敵槍隊。更出人意計外乎。自古戰守和互相為用。兩國修好。軍衛不撤。設防之無害於和。亦明矣。是故戰愈奮。守愈固。則和愈速。不戰不守。和亦難久。要挾孔多。和固受戕。自然之理也。北塘撤防為議。和地時論頗歸咎於載垣。華肅順之誤大計。彼時三人贊襄密勿。其責自無可辭。蓋戰和兩歧。斷非萬全之策。若十年之役。仍能却敵。勿令深入。則彼已頻年動眾。師勞餉匱。勢當自沮。然後遣明鍊沈毅。夙有威望之大臣。馳赴上海。揆時度勢。與之定議。豈不愈於天津立約哉。豈不更愈於京師立約哉。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總督何桂清棄常州也。巡撫徐莊愨公有士嚴劾之。

上命視職速問，乃由常熟

奔上海，屢以激圍練，購內應謀復蘇州為名，遷延兩年，竟不就。江蘇巡撫薛煥浙

江巡撫王有齡皆桂清舊時屬吏，夙所薦達者也，頗力庇桂清，合疏奏請業錄用。

俾奮後效以贖前罪。詔不許。薛煥奏請嘉興軍營將士請桂清馳往督剿，俟克復

蘇州再赴京伏罪，亦不許。言路論劾不已。給事中郭祥瑞御史下寶第兩疏尤懇摯。

明切。海內交口傳誦。同治元年夏四月，逮入刑部獄。是時蘇常紳民憾桂清尤甚，總

辦秋審處刑部直隸司郎中余光倬常州人也，實司定讞。引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斬

監候秋後處決律，謂桂清擊殺執香跪留父老十九人，忍心害理，罪當加重，擬斬立

決。爰書既定。詔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議，皆如部讞。諭旨復以何桂

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慎。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於是上疏申救桂清者十七

人。大學士銜禮部尚書祁文端公寓藻為之首疏。引仁宗睿皇帝諭旨，刑部議

獄不得有加重字樣為辭。不知此特就承平時尋常罪名言之。若身為大帥，失陷封

疆千餘里，則不當援此為例也。又有工部尚書萬青藜通政司王拯順天府尹石贊

清府丞林壽圖九卿彭祖賢倪杰給事中唐士森御史高廷祐陳廷經許其光李培

祐等或一人自為一疏，或數人合具一疏，其五人則余忘之矣。王拯林壽圖之疏最

慎橫無理。祁公之疏尤令人不敢指駁。御史下寶第疏糾之。大旨謂道光年間提督
余步雲。咸豐年間巡撫青慶。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彼時祁寓藻為軍機大臣。不聞有
言。何獨於何桂清。復惜若此。聞者頗以為快。當是時。天下無責賤賢愚。莫不謂桂清
死有餘辜。即十七人在廷會議。初無異言。自朝廷下慎刑之論。輒思乘間翻案。然
都中輿論。皆謂與桂清頗有深交者。也不則為人本在下中。無是非之鑒者也。不則
自謂與桂清同隸邊籍。為守方隅之見者也。獨祁公與王拯石贊清。以文章操守。雅
負時望。乃亦蔽於阿黨之私。力戰公論。則君子不能無病焉。適會李文清公棠階。以
耆舊起用為太常卿。密疏言刑賞大政。不可為謬悠之議所撓。今欲平賊而先庇逃
帥。何以作中興將士之氣。於是上意始決。李公亦遂遷侍郎入政府。半采隱然
為中外所歸仰矣。桂清對簿自辯。所以退至蘇州者。從江蘇司道之請。欲保餉源重
地也。因引薛煥等四人稟牘為左證。廷旨下曾文正公查覆。文正疏言蘇常失陷。
卷宗無存。司道請移之稟。無容深究。疆吏以城守為大節。不宜以僚屬一言為進止。
大臣以心迹定罪狀。不必以公稟有無為權衡。而貴州廉貢生黎庶昌伏闕上書。
亦頗論及桂清。遂以是冬棄市。余光使為桂清黨所嫉。旋據他案劾之。撤銷記名御
史暨京察一等。竟廢不復用。

書震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同治五年冬。捻賊偽魯王任柱。偽遵王賴文沈。偽荆王牛洪。偽衛王李九等。糾合馬步精銳。由河南趨湖北。緣道驅脅。眾逾十萬。盤旋德安安陸之間。謀以一枝越襄河。瀟蜀疆。一枝屯湖北。為聲援。一枝闖武關。聯西捻張總愚。十二月辛卯。松軍統領提督郭松林。被圍於沙岡集。受傷突走。其眾大潰。丙午。樹軍統領總兵張樹珊。戰死於楊家河。是時賊騎數萬。雲翔風馳。勁疾慄悍。常以前隊挑戰。別選健騎。統出官軍後路以格之。官軍畏避其鋒。輒馮村堡自固。罔敢與遇。遇之。匙不挫者。賊勢張甚。連陷應城。雲夢。天門。旋棄城去。屯踞回口。尹隆河以閩安陸。於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鮑武。襄公超。總統震軍二十二營。合萬六千人。今福建臺灣巡撫前直隸提督劉公銘。傅總統銘軍二十營。合萬人。皆從南陽南下。銘軍由隨。震軍由襄樊。分路進剿。迭有新擒。當是時。陝西回黨四擾。官軍又敗於西捻。一寇交訌。鮑公疊奉廷諭。及大帥。畫更急撤。趣令西師以援關中。然因楚軍敗績。東捻死咋不休。震軍遂為所絆。不得西。賊將北趨。遇震軍折而南。遂復居回口。六年春正月。震軍銘軍會於安陸。賊走踞楊家峰。尹隆河等處。於是震軍駐回口。銘軍駐下泮港。期以庚午日辰刻。進軍夾擊。先是鮑劉二公。意氣不相下。鮑公自謂宿將。職勳寇功最多。劉公後起。戰績不如

震軍遠甚。乃亦比肩為總統。意稍輕之。劉公謂鮑公勇而無謀。僅一戰將才耳。顧聞其威名出己上。尤惴惴不怡。然此時鮑公志在協力剿賊。無他意也。劉公召諸將謀曰。度我軍之力。可以破賊。若會合震軍而獲捷。震軍必居首功。人且謂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時出師。俟翦此寇。使彼來觀。亦當服我銘軍之能戰也。乃於庚午日卯刻。秣馬秣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賊隊盡在隔岸。劉公分五營留護輜重。躬率馬步十營。渡河塵之。任柱以馬隊撲左軍。牛洪撲右軍。賴文沈李允合撲中軍。左軍劉成藻五營先遇賊騎。不能支。敗退渡河。任柱來攻中軍。其急。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來援中軍。中軍亦已敗退矣。群賊萃於右軍。唐殿魁及其營官吳維章田履安等。力戰死之。殿魁銘軍之良也。師大奔。賊益縱。渡河追擊。銘軍崩潰。適震軍以辰刻踐期而來。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賊。酣戰良久。呼聲震十餘里。大敗賊眾。剽毀楊家埕。拖船半尹隆河。賊館數百。生擒老賊八千有奇。殺賊萬餘。奪獲騾馬五千餘匹。拔劉公及劉成藻等於重圍之中。暨銘軍將士二千人。奪還銘軍所失洋槍四百桿。號衣數千件。一切輜重軍械。及劉公之紅頂花翎。俱於次晨送還劉公營中。是役也。銘軍不先期出師。則不敗。既敗。無震軍救之。則必全軍盡沒。鮑公強自抑。若無幾微德色。劉公內慚。不可以言。自以警營震軍久。邂逅擊賊。一敗一勝。慮為震軍所笑。益恚不

能自釋。謀之主文。索者具牘報大帥合肥李公。大旨謂霆軍既約黎明擊賊。未能應時會師。銘軍孤進。初獲小勝。忽後路驚傳有賊。隊伍稍動。不知實霆軍也。我軍抽五營過河。還保輜重。賊眈瑕來撲。以致大敗。我軍復奮與相持。會合霆軍迎擊。遂復全勝。李公據以入告者如此。蓋歸咎他營。歸功本營。固威同間用兵以來數十年之積習。不獨銘軍為然。李公之右銘軍。左霆軍。亦事勢所必至。李公新握兵符。亦頗慮鮑公不東節度。鮑公疏陳獲勝狀。並據管客報李公。李公已先入劉公言。幕府執筆者。又稍有揚抑。軍機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謂鮑超虛張戰功。言盡不憚。彼既愆期貽誤。又驚動銘軍。以致大敗。若科以失機與掩飾之罪。鮑超可斬也。先是左文襄公嘗密疏言鮑超驕橫。已面折之。左公方將入闕。劉回寇。屢請。廷旨趣霆軍入闕。其意蓋欲朝廷稍摧折之。然後羅為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權略。頗篤信其辭。又不知鮑公實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議獨堅。且云不一懲艾。不足儆驕將。同列均以為疑。乃僅擬嚴旨責之。鮑公自敗賊於尹隆河後。次日即拔隊窮追。連虜之於直河。於豐樂河。於畧河邊。殺賊一萬數千。生擒四千。解散脅從萬餘。拔出難民二萬。繫任柱賴文洸李允之妻。追至棗陽縣界。鮑公自念破彊賊。救銘軍出險。功高莫遺。發為榮塗。忽奉嚴飭。方悟銘軍之歸咎也。會湖北巡撫威毅伯曹

公奏報軍情。誤謂銘軍所剿者任柱。霆軍所剿者賴文洸。故霆軍勝而銘軍敗。是時賊勢任強。賴弱。其言與鮑公自奏之疏。又頗牴牾。鮑公憤鬱成疾。引發舊傷。日益危篤。奏請罷歸調理。曾文正公已解兵符。遷任兩江總督。聞之。馳書慰解。檄召總兵婁雲慶。乘輪船駛往接統霆軍。並派員攜遠東人侵。往問鮑公疾。大帥李公旋奏請鮑公功高。請加獎。威毅伯亦奏推鮑公之功。蓋二公皆已得文正手書也。於是溫旨稠疊。頒賞人侵。并令俟疾愈後。留勦東捻。暫緩入關。調治數月。疾未瘳。曾公乃為奏請解浙江提督。遣撤霆軍十八營。留十四營。改為霆峻軍。隨同淮軍勦賊。曾公稔知鮑公與淮將不能相下。若不令歸休。恐遂一病不起。鮑公既歸。則霆軍未必能得力。倘竟撥令西征。則全口之變。前鑒不遠。環顧大局。兼權統籌。不能不如是措注也。是年冬。汪公薨於位。曾文正語幕賓曰。嘯庵在樞府。未聞有寒熱。當官之聲。獨於鮑春霆事。斷斷露鋒顯。彼於將之賢否。事之曲直。不能體察。以至顛倒黑白。得非將死而毫及之與。蓋曾公心不平之故。見之於辭氣者。若此。嘯庵。汪公字也。鮑公既養疴家居。十年不出。曾文正公別遣大將劉忠壯公松山。率萬人入關。馳勦回捻二寇。戰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關隴新疆。得忠壯一軍之力為多。銘軍雖敗。卹死撫傷。簡卒補伍。峙糧救械。休養半年而後用之。李公之滅東西捻也。銘軍功最。蓋古之將帥。必

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然余遇銘軍將士及隨從劉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戰一敗塗地。總統營官與幕僚等俱脫冠服坐地待死。寔軍拯救之功實不可忘。議者於是嘆劉公始終不肯讓人其氣。盛不撓固不可及。而以怨報德為已甚也。

天下之弊。方其隱伏於庶事之間。而未覩其徵。此其患必中於異日。而猶可以苟一朝之安也。及其為弊。既上下皆知其不便於天下。則必更張而損益之。然後可以措百世之安也。國家以六部分統庶政。其為法窮盡萬變。纖悉具備。可謂勤且詳矣。然嘗謂由今之道。雖商鞅之嚴慘。不能必舉其政。而一日措之天下。往者天下全盛。書吏一紙下各行省。驅動若指臂。自州郡以上。簿書期會。未嘗非迂毫髮。事不合。輒中駁。事權可謂至一。紀綱可謂至肅。然而謂之不可措之天下者何也。天下事實百不一達於上。而各務迂迴其情事。以合部例。部中雖知其然。亦惟是空文之兢兢。其事之下部謀。與部之符檄下者。類皆不問事勢。而區區惟例之求。然則雖有號為勤慎。明習故事者。實乃自困於荒幻碎散之故紙。而非能有裨於天下。如是而必曰吾法之行。則是必利奸吏也。且天下至大也。事變至多也。一切挈而歸之於部。責任至重也。而今之尚書侍郎。苟非直軍機者。人之視之。與其自視。皆若開曹然。一部之政。權出於七。而法之歧。至於不可窮。官冗而法歧。則官各以事相諉。而法日益重。官日益輕。以甚輕之官。而投之膠擾叢脞之地。奸吏陰拱其困。而前眩其聰明。雖有明果之士。亦宜其氣沮勢屈。束手坐視。而無所濟。夫身之使四肢也。以獨取眾也。故四肢

惟所使而不疲。然則法不簡。官不省。而欲百事之修舉。不可得矣。為今計者。宜博求天下。通知古今者。集於部。使從尚書等修舊令。其不切事勢。與其歧且複者。皆汰去。則法簡。而可以委其重於官。官之冗。固非難減也。不獲減。則使侍郎各判數司。而尚書總其成。一以其職責之。然後可以通上下之情。而綜名實之數。一內外之志。而赴事機之會。權出於上。而吏無所容其奸。馬則所謂官得其職。事得其理者。其必由此矣。嗟夫。變故者。法制之疾疫也。聰明者。變故之藥石也。有天下者。當與忠信才傑之人共天下。放廢聰明。而欲恃一切之法制。以禁變故。則疾且寢深而不救。然而天下之患。此固非一朝也。知其為患。而欲措百世之安者。其必有以易此也歟。

江北本政論

江北俗樸。往往勝江南。然偷惰不肯事工商。無貧富皆占田。田多者以萬計。坐此農益困。佃人田。稱貸然後耕。既獲則賤。黷償息錢。至不得擔石以卒歲。薛福保曰。今江北之困。非獨其地瘠也。人力亦未盡也。往時江南無尺寸隙地。民力困。佃十五畝以上者。稱上農。家饒給矣。次僅五六畝。或三數畝。佐以雜作。非凶歲亦可無饑。何者。男子力耕於外。婦人蠶織於內。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給於一人也。且天之生物也。豈獨遺以口腹之累哉。予之口腹者。必予之以才力。以農夫一人之才力。

而責以五口之養。亦見其困矣。今江北惟通海知紡績耳。然地斥鹵。穀少。民艱食。淮揚之間。民耳不聞蠶桑之宜。目不覩紡績之勤。婦子終日遊嬉。仰一人而食。而都邑之民。方安坐食其租。大半務益為蠶。播其有餘之勢。以規倍稱之息。農益急。息益重。歲稍歉。則轉徙去。口噤不發聲。嗚呼。本政之不講久矣。國家愛民。賦斂之制。恩優三代。乃無救於百姓之失職。而適足為豪民兼并之助。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今閭巷之間。皆窳苟活。終歲不事其事者。奚啻億萬。以億萬不軍事之人。而食甚瘠之地。尚得不為之所耶。為今之計。宜令州縣略造機具。給民俾廣為之。募江南人教之。織。鄉一人。地稍高宜桑者。兼教之。蠶。期年後。民稍獲利。將不待勸戒而趨之者日廣。又仿宋社倉法。以摧兼并之勢。大鄉自千石以上。小鄉自五百石以上。收斂輕其息。募富民能立倉者。爵之。出納聽自便。勿抗以官。如此。則富民利其息而樂其易貧。民亦得休息。所謂論卑而易行。下令如流水之源者也。百數十年以來。上下以簿書為事。民間疾苦。不以屑意。近者海內多故。本源之際。益不暇問。雖然。君子之立言也。國有不及。施於當世。而行於後世者。賈生之策。至武帝乃頗採用。虞伯生言。畿輔水利。明徐昌國因之。至國初。益大修明。後之君子。得吾說而存之。庶幾有所擇焉。

黃崖山跨長清肥城之郊。東毗泰山之支峰。西直孝里鋪。當孔道。由鋪至黃崖莊者十餘里。斗折入山。峻絕險固。通人事。營衣食。以養而生者。無所為而至此。以故山無居民。張七者。名積中。儀徵貢生。兄積功。以知州殉臨清難。家盡死。子卹積中。子紹陵。襲騎尉。捐知縣。候補山東。其宗戚往往居官大藩。積中所與遊。亦皆當世達官貴人。積中通詞章。誦說理學。結亡命。習技擊術。兄積功官厯城。令時。積中恆說守高。不肯入公署。然厯城有盜警。凡招募事。輒告積中為之。嘗稱曰。儒者通性命之理。將以致用也。臨大事。不能有濟。此迂儒。非知性命者也。儒者固達事變。故湖廣總督周文忠公聞而疏薦之。旨發兩江總督陸建瀛差遣。未幾。雷侍郎以誠黃制軍宗漢。皆辟就幕職。積中既去諸公所。載妻子。避居黃崖莊。壘石寨山巔。週十餘里。堅若壯邑。城謂其所親曰。寇至從我。士大夫遊宦山東者。高積中行。又驚其才。候補知府吳戴勳等十餘人。皆攜家黃崖。依積中。肥城長清間。名讀書者。爭執弟子禮。誦四子書。近思錄。云。受積中性命之說。其語秘。世莫得聞。其書則言易稱。后以財成。天地之道。何以取人曰財。此群聖微發之秘旨。非世儒所能曉也。人人喜自以得師。晚自武定。及登萊青諸郡中。奸民常鹽劫掠為盜者。皆著籍稱弟子。願盡死。同治四年十月。濰縣男子王小華。將入黃家圩。求所謂張先生者。濰縣令捕得。令時微聞肥城長清間。

有妾人聚眾事。訊小華不知狀。中丞朝邑閻公使候補知縣孫禧訪得之黃屋。禧入其室。圖書盈坐。容貌詞氣粹如也。禧復命。候補道黃良楛亦得積中所致書上之。且曰：張君學道人。吾不難以百口保也。五年九月十八日。益都令何毓福臨胸令何維璠等捕得冀宗華等十餘人。頗得積中逆謀。時中丞督師防運河。任柱賴文洸等突運防甚急。中丞檄其子紹陵詣營。檄未至。布政使使長清令陳恩壽等捕之。積中匿不出。令見耳目非是。改服從間道逸。令奴被殺。積中盡徙其人入山。率黨焚掠旁近村聚。中丞聞發諸軍疾進。十月朔。參將姚紹修入其山。賊列隘守。紹修戰疾力。賊死追卻。游擊王正起自東道至。合擊之。奪隘入。所獲旗幟號衣皆用洪秀泉偽號。明日。王正起壓賊寨而軍。斷其汲道。知府王成謙屯東張。分軍屯廣里。屯下巴。又明日。中丞至於師。以副將王心安屯其東。五眼井莊。凡諸軍守要隘。絕賊間道者。合萬餘人。約東定。中丞使吳戴勳為書諭之。出將以解釋脅誘士。戴勳者。積中從母弟。居黃屋莊。積中反。始脫去。積中報曰。必約積中出者。積中出而就死耳。積中亦丈夫也。伏劍而死。則可。桎梏而死。則不可。中丞見其書。又諭之。不出。出四千人攻之。賊築石搏我師。師愈奮。姚紹修門其西。守備曹正榜踰屋上。王正起搗其東。益急。紹修正起克寨。入賊。殊死鬪。短兵接。無一生者。積中閤室自焚。從死者二百人。遂毀其寨。賊反以九

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六日而敗。積中年六十餘。美鬚髯。儀狀甚偉。道光初。有遊士周星垣者。客揚州。論性命之說。聚徒至數千人。獨奇積中。盡其術授之。因忽亡去。及積中居黃崖莊。時時入山。為其徒說書。力士前後趨者常數十人。既反。諸將或得其弟子韓甲。使賣書論賊降。中丞聞。召問之。且曰。若無住。余懼而師之。殺若也。甲曰。為師死無恨。及事平。賊力闕死者千六七百人。人為致死如此。言人人殊。卒莫能知其術。寨既克。觀其室。屋帷帳。類王者居。石室如卡房者。列數百。凡積中手所書記。悉燒絕。得其弟子鍊師說者一冊。別積中數紙。記旁近州縣中。為送致軍械者。日月不絕。有中名捕賊。歷歲月不能得者。往往匿寨中。始積中未舉事時。中丞以王小華事。時時從人詢積中狀。舉之者不容口。及謀反事明白。乃頗有言其通奸。猶顧金錢。列肆居貨。徧數縣者。因詳具其本末如此。亦以究悉大奸惡之情狀。遂中鮮識之士。甘其欺飾。又從而遊揚之。事變之實。既因是益不得聞於上。而惑之者又斷斷不能明。甚可畏也。

誥授朝議大夫運同銜山東候補知州賀君墓表

光緒五年夏。吾友賀君慶餘。自成都使院以病歸德陽。未幾。喪其長子源落。源落婦不食。死。長兄達世。又死。君慟甚。遂卒。數日。次女暴疾死。凡四十餘日。而五殯在堂。君

母劉太恭人年八十有二。杖而大號。惜慟不可為懷。知君者皆以君孝友隆。至不宜罹禍如是之酷。且死生短長之故不足道。既死而孝子之志不能無憾於冥漠之中。此天下之至悲。而知命者無以為君解也。君諱逢吉。慶餘其字。先世自江西蓮花廳遷四川之簡州。考有榮。又遷德陽。遂為德陽人。君以咸豐辛酉拔貢。朝考授七品小京官。分刑部轉主事。改山東候補知州。數年以憂歸。又客今四川總督丁公幕府。配金恭人。子源溶。舉人。分發補用知縣。源源清源源澈女三。最幼者存。孫一。孫女一。君歿以五年七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六。以七年正月十九日。葬德陽縣東柿子溝之新阡。君忱恂慎畏。表潔完好。至其銳身赴人之急。則又豁然無町畦。類俠者徒也。居官尤以謹力自將。山東兩塞河決。君所督護尤劇。每暴汛挾大風雨俱至。役夫夜呼。庸穿坊翼。能蹙騎豪。聲勢震撼天地。若將席捲原隰而東。浮於海。君堅立不讓尺寸。部分精嚴。萬指駁作。卒完不圯。攝鄆城縣。有所董勸徵發。未嘗以文告吏民。或夜分白事。直趨君寢。呼君起。君處分竟無不滿意去。移汶上縣。兼攝東平州。又攝莒州。皆未滿歲。治尤辦。住余客山東。推重君治行。然未相識也。及來成都。君視余逆旅中。語畢去。客或謂余曰。嗟哉。若大令德而不阜其年。其氣先親矣。余默然不應。甫期歲而。其言竟驗。悲夫。